

連江縣政府 108 年度社區營造補助計畫

成果報告書

申請計畫：「您們的過去、我們的歷史：牛角長者口述
訪談計畫」

申請單位：連江縣南竿鄉牛角社區發展協會

報告日期：108 年 10 月 15 日

「您的過去、我們的歷史：牛角長者口述訪談計畫」

壹、計畫緣起

他們的背脊彎曲了、步履闌珊了、耳不聰了、目不明了…因為，過去數十年來，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流下了無數的汗水和淚水，付出他們的青春和壯年的歲月，為我們奠下了今日安居樂業的基礎，現在，他們已是風中殘燭的老人了。他們曾經胼手胝足地在田裡、在海上，為著一家人的溫飽辛勤工作的情景被人們淡忘了；他們曾經在隆隆砲聲中過著既要為國也要為家的日常生活也被淡忘了…但是，我們現在享受的一切豐足和便利，都是長者們付出種種辛勞而積累下來的基礎，我們不應忘記、也不能忘記！相反的，我們更應該珍惜、記錄過往那些艱困歲月中每一個辛勞的過程，發揮承先啟後的傳承作用。

【記住過去，是為了汲取走向未來的能量】，所以，我們發想了這個「長者口述訪談計畫」，希望藉由長者們個別口述加以記錄。雖然，他們不一定是豐功偉業，也不一定是幸福美滿，但，每一位長者的個人生命史，都可以置於馬祖列島整個社會，甚至整個國家或是世界的大歷史中，去檢視歷史的時、空背景。尤其，隨著時光的逝去，長者們不免凋零，現在開始都已經太晚了，但「遲到總比不到好」，把握時間還是有可為的。

目前，承蒙連江縣衛生福利局補助經費執行「老人共餐」活動，鄰里相聚共餐的樂趣使得牛角社區的長者們願意走出家門，做做簡易的健身運動活動一下筋骨，閒話家常，互相關懷，享受一起用餐的美好時光，本計畫正好可以利用此一機會和長者們互動，進行深度訪談。

然而，訪談並不是隨意坐下來就談，訪談是有高度技巧性的工作，想要獲得有意義的資料必須注重技巧的應用。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是要投入所要工作的空間，熟悉工作內容與範疇，規劃好訪談大綱，掌握好現場氛圍並隨機應變，如此才能得到有效的資料，然後再從這些資料中分析、提取有意義的內容，再轉化成文字形成文本，才能作為文史資料，才能充實我們的國民記憶資料庫。因此，培養相關的人才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透過規畫一系列的基礎課程，面向全縣各社區招收有興趣的學員，培訓一批種子人才，未來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社區，即可著手類似的工作。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不可忘卻的過去時光，不容歷史成灰，在老人凋零之前，把握時間，把他們的過去記錄下來，感念他們曾經的貢獻。

貳、計畫目標

- 1、舉辦田野調查、訪談技巧培訓工作坊，面向全縣招收學員 20 人，先以課程方式由講師講解如何進行深度訪談、如何以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方式取得資料；其次，

以分組方式讓學員練習，使其所學能立即應用，使其熟練田野工作，培訓後可在各村分別進行，抓緊時間對老人訪談、記錄。

2、牛角社區目前每周有二次「老人共餐」活動，我們藉此長者走出家門聚在一起的機會，透過深度訪談，將個別長者的個人生命史、連綴起大時代裡的小歷史，還原出他們在大歷史中應有的地位，同時充實我們的國民記憶庫。

參：課程規畫

課程內容	時數	地點
訪談前奏曲—訪談理論和學科知識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起步走—訪談提綱、策略設計及運用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技巧篇—方言、話題、禁忌、傾聽、澄清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豐收時—整合、歸納，文本形成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實習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實習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實習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實習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訪談實習，綜合討論	2	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肆、課程講義(附件二)

伍、活動執行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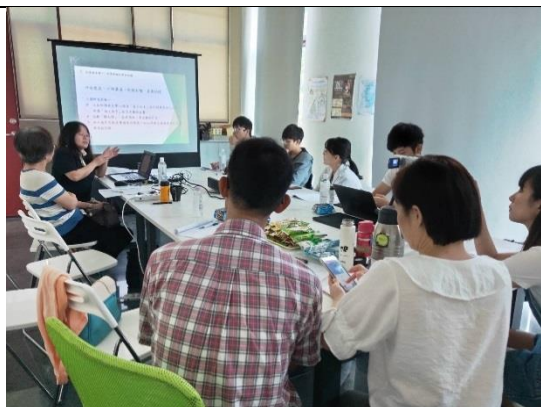
一、培訓課程及實習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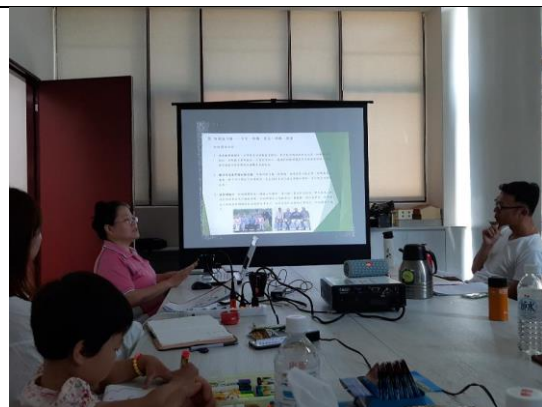
室內課程之一



室內課程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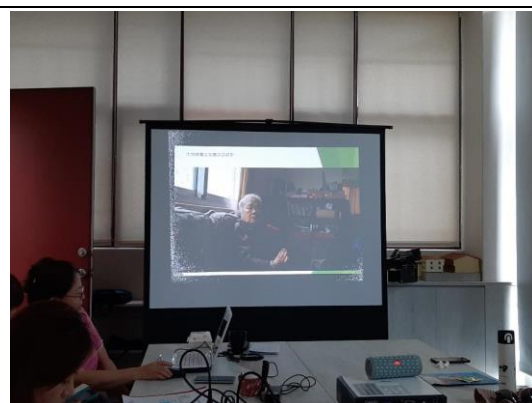
室內課程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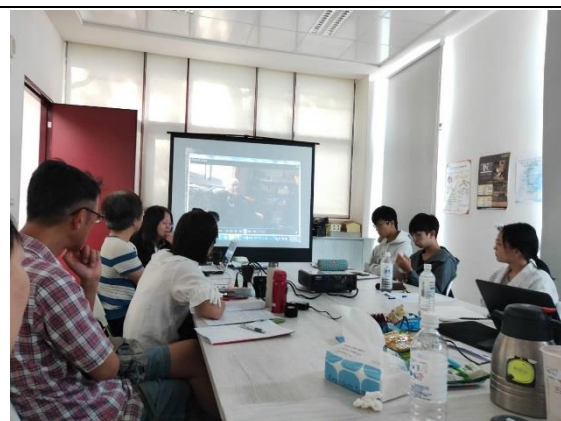
室內課程之六



室內課程之七



室內課程之一



室內課程中學員提問並互相討論



室內課程結束後合照

二、訪談對象名單

姓名	年齡	住址	訪談理由
陳鶯金	85	復興村 15-1 號	家族曾居住黃官裡(環資局)，思路清晰，口語表達能力很好
官銓太	67	復興村 號	第一批進入馬祖電力公司，現已退休
邱吉淦	72	復興村 43-2 號	第一批進入馬祖酒廠，副廠長退休
曹祥忠	82	復興村 52 號	10 歲回大陸，被迫滯留三十多年，後依親回馬祖
曹佬福	83	復興村 125 號	早年討海，曾經海難漂流至東莒獲救，經歷特殊
林水英	81	復興村 125 號	曹佬福先生之妻，與其夫共同經歷人生各種磨難
張金蓮	95	復興村 54-1 號	人生經歷豐富，早年從事肩挑魚販工作
曹依嬌	81	復興村 55 號	人生經歷豐富，早年遷台在台北市開麵館
陳桂香	95	復興村 97 號	中年喪偶，獨立撫養子女，思路清晰，表達好
陳綺莊	78	復興村 69 號	中年喪偶，獨立撫養子女，思路清晰，表達好

三、訪談照片



訪談實習



受訪者：官銓太先生



學員與受訪者互動



官銓太先生敘述馬祖電力發展歷史



受訪者：陳鶯金老太太



受訪者：陳鶯金老太太



受訪者：曹祥忠老先生



曹祥忠老先生家中供奉原鄉帶來的信仰



曹佬福老先生、林水英老太太躬耕不輟，身體勇健



曹佬福老先生談起海難，感慨生命脆弱時的感想，也感恩



邱吉淦先生談及自己進入馬祖酒廠當練習生開始直到退休的馬祖酒廠發展史



訪談過程認真作筆記



訪談張金蓮及曹依嬌二位婆婆



曹依嬌婆婆曬的草藥涼茶：千面菊



陳桂香婆婆家門口的遮蔭處最適合訪談



談起八九十年前的馬祖人生活，陳桂香婆婆、陳綺莊婆婆二人有無限感慨，也珍惜現在的美好生活



牛角社區老人共餐後志工媽媽婆婆們共話家常



探望行動不便的老人家陳金正阿公



老人家非常歡喜有人能用馬祖話和他聊天



老人家就是豐富的寶藏，接近他們、關心他們。共餐時可以聊很多村莊的過去

陸、訪談內容逐字稿(附件三)

柒、訪談影片光碟(附件四)

捌、結語

在訪談過程中，經由長者的述述還原了牛角聚落原來的面貌，人們可經由影片及文字稿進一步認識過往的牛角——現在所看到的牛角並不是原來就這樣的，歲月改變了人，也改變了聚落，已變是不可避免的，但歷史應該被記取。經過這次訪談，對於牛角聚落的過往以及過去的居民生活情狀，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牛角長者們各自的生活史構築了牛角聚落的村莊史，村莊史構成了馬祖地方史，馬祖地方史置身在整體的人類歷史中。

和長者的訪談，最重要的是語言的掌握，馬祖方言是他們最親切的語言，自然而然脫口而出的字詞、語句、俗語、歌謠，無一不是他們生活中每天都在使用的，也是生活中最深層的文化，但許多方言有音無字，即便找到相對應的文字，也是大家所不常見的文字，所以錄影是能留下聲音的手段，能夠把我們美麗的母語傳承下去。

經由與長者的互動，長者們感受到關懷和尊重，有助於消弭代際隔閡，增進社區和諧以及尊老敬長之氛圍。長者們其實很樂意和我們聊天，把塵封在他們記憶深處的往事說出來和我們分享，他們也樂意有人願意聽他們講起自己人生的過往，有辛酸、有苦勞、但也有快樂和驕傲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他們一直都是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種種挫折和考驗，而現在在人生的後半段時，他們的心裡是踏實的、是祥和的，因為美好的戰他們已經打過。

雖然這一期工作已經完成，也已產出將近 6 萬多字的文本，但牛角聚落的老人家是豐富的寶藏，不是這一期工作就能竟其功，持續進行才是真正的「挖寶」工作。

訪談技巧培訓課程

講義



牛角故事

長者口述歷史

訪談技巧培訓課程

講師:游桂香

7/13 訪談前奏曲	7/14 訪談起步走	7/17、7/18、7/23、7/24 訪談實習
---------------	---------------	-----------------------------

承辦單位:連江縣南竿鄉牛角社區發展協會

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目錄

第一堂課：訪談前奏曲——訪談理論和學科知識.....	1
第二堂課：訪談起步走——訪談提綱、策略設計及運用.....	5
第三堂課：訪談技巧篇——方言、話題、禁忌、傾聽、澄清.....	7
第四堂課：訪談豐收時——整合、歸納，文本形成.....	9

第一堂課 訪談前奏曲—訪談理論和學科知識

訪談是指訪談者（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透過口語溝通，針對某些主題進行問答或敘述內容，進行文字記錄、語音錄音、影像錄影方式，蒐集受訪者的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常用於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尤其是歷史學近年盛行「口述歷史」的研究，也正因其具有的三個研究特點：

- （一）大別於傳統史學——倡導「自下而上」的民間歷史研究視角，而非「由上而下」的官方撰修史書。
- （二）凸顯「個人性」，容許個別、多元觀點存在。
- （三）以口述方式對往事簡單的再現——以大眾歷史意識建構社會發展史的記憶。口述需要被訪者與訪談者雙方的參與，被訪者有其主動性，也能以此來主動性來影響訪談者，這與一般歷史研究單方面面對史料、文獻，有著很大本質上的差別，口述歷史更注重雙向交流的過程和相互作用。訪談是一種有目的的對話，對話時，訪者與受訪者是一種平等的互動關係，訪者積極的傾聽，不作價值的判斷，忠實的記錄呈現。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常用以下二種：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兩種方法代表著不同的研究途徑與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二者的差異如下表所示：

量化研究	質性研究
1、研究方法： 實證主義觀點、以數字或統計測量分析、探究社會現象。具有描述性、關聯性、因果性三種主要研究問題類型。 2、研究目的：建立原理、解釋、預測、控制社會現象。 3、研究信念： （1）驗證事實：資料數量化、統計假設檢定加以檢驗。 （2）量化資料、多次驗證程序、得到相同結果、建立定律。 （3）定律與相關定律與概念支持：量化資料可建構完整概念系統、形成經驗	1、研究方法： 「非量化」分析，依據多元化、多面向資料間、互相交叉分析與增強其信效度。最主要常採用深度訪談、田野觀察。 2、研究目的：以主觀、仔細、深度角度為研究主題；強調以研究者與受訪者主觀的想法、感受、意義。 3、研究信念： （1）瞭解存在中的事實本質、強調事實與過程的整體性、非片面數據的片段分析。 （2）不排斥研究者或受訪者的主觀與直覺，質化研究中會產生且獨特可貴之處。 （3）質化研究的結論，不同於量化的客觀性與絕對性，著重結論彼此之間的相

性的理論。 (4) 發現事實、計量分析、觀察社會現象、可信度高。 4、常用方式： (1) 3 種量化的社會調查方式：郵寄問卷(網路問卷)、面對面或電話訪問。 (2) 三項實驗研究要素：(a)控制，(b)隨機化，(c)干擾變項的處置。 (3) 結構觀察為最嚴謹的設計。 5、分析方式： (1) 描述統計。 (2) 樣本平均數的差異顯著考驗 (a) 獨立樣本 T 考驗，(b) 成對樣本 T 考驗，(c)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3) 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4) 迴歸分析：(a) 簡單迴歸分析，(b) 多元迴歸分析 (或稱「複迴歸法」)。 6、常有數據、圖表呈現。	關，可因時間、空間之變動而改變或後續討論研究結果。 4、質性研究的獨特性： (1) 自然環境或情境發展。 (2) 著重研究過程中的發展。 (3) 著重具有獨特與指標性的個案。 (4) 著重研究過程的脈絡與代表意義性的結果。 (5) 具彈性的研究設計與過程，過程中，可隨時修改問題與設計。 (6) 以陳述性的資料進行歸納性的結果分析。 5、可適用主題： (1) 觸及人物的內心或心路歷程。 (2) 在取得資料來源之前，必須先得到當事者的信任，才能夠完整呈現其經驗、感受、想法；並在不具控制或正式權威的情境狀態下，才能完整呈現當事人對於人、事、物的看法或心理歷程。 (3) 較適合探索性的研究，必須在狀況未明、尚未有學說架構建立的背景之下執行。 (4) 適用於描述多元、複雜的現象，非單一數據能夠表現的素材與主題。 6、(1) 研究主題本身需要瞭解特定的對象、群體或事件。 (2) 時間、人力與成本限制的現實考慮，不適合大規模問卷調查。 (3) 樣本數限制：研究主體鎖定在單一幾個有獨特或指標性的個案。 7、其他特質： (1) 具備高度敏銳度、心細膩者。 (2) 愛聽與愛說故事者。 (3) 挫折容忍度高者。 (4) 常保持開放具有包容力者。 (5) 為了完整闡述資料，須具備一定程度
---	--

	的語言和文字表達能力者。 (6) 具備良好傾聽與提問能力者。 8、可能遭遇困難： (1) 不易找到獨特或指標性的個案。 (2) 受訪者不確定性的受訪意願；接受訪談時，卻無法回答問題或不回答關鍵性問題等、提供的資料趨於表面訊息。
--	--

依據訪談問題的嚴謹度，訪談可以分為

1、**結構式訪談**：又稱標準化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它是一種對訪談過程高度控制的訪談，訪問內容必須按照統一的標準和方法選取，訪問的過程也是高度標準化的，對所有被訪問者提出的問題提問的順序和方式，以及對被訪者回答的記錄方式等是完全統一的。為確保這種統一性，常採用事先統一設計、有一定結構的問卷進行訪問。也會先設計出一份訪問指南，其中對問卷中有可能發生誤解問題的地方都有說明。

2、**無結構式訪談**：又稱非標準化訪問(Unstandardized Interview)，它是一種半控制或無控制的訪問，事先不預定問卷、表格和提問的標準程式，只給調查者一個題目，由訪者與受訪者就此題目自由交談，可以隨興地談出自己的意見和感受，而無需顧及調查者的需要，調查者事先雖有一個粗略的問題大綱或幾個要點，但所提問題是在訪問過程中邊談邊形成，隨時提出的。此類型的訪談，無論是所提問題和提問的方式、順序，或受訪者的回答方式、談話的外在環境等，都不是統一的。

無結構訪談又細分為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是研究者事先有計劃、有準備、有安排、有預約的訪談。而非正式訪談則指的是研究者在實地參與研究對象社會生活的過程中，隨時碰上的、無事先準備的、更接近一般閒聊的交談。又根據被訪對象的數量，又可分為個別訪談與集體訪談兩種。

3、**半結構式訪談**：又可稱作引導式訪談(guided interview)，為較開放式的訪談法，研究者先擬定幾個題目，在與受訪者的訪談中延伸出其他的問題，而此研究方法可和參與觀察法搭配運用。雖然對訪談結構有一定的控制，但給被訪者留有較大的表達自己觀點和意見的空間。在質性研究中，研究的初期多運用非結構

性訪談，以瞭解被訪者關注的問題和態度，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進行半結構性訪談，對以前訪談中的重要問題和疑問作進一步的提問和追問。它兼有結構性訪談和非結構性訪談的優點，它既可以避免結構性訪談缺乏靈活性，難以對問題作深入的探討等局限，也可以避免非結構性訪談的費時、費力，難以作定量分析等缺陷。

其他：以人員接觸情況來分，則有「面對面訪談」「電話訪談」「網上訪談」。以訪談次數來分，可分為「一次性訪談」「多次性訪談(重複性訪談)」。以訪談對象數量劃分，則有「個別訪談」、「集體訪談」。

訪談研究的優點：1. 靈活，2. 準確，3. 深入

訪談研究的局限：1. 成本較高，2. 缺乏隱秘性，3. 受訪談員影響大，4. 記錄困難，5. 處理結果難。

訪談倫理：

一、知情後同意：：一般對特定主題、涉及隱私的研究均需要取得知情後同意的簽署，例如連江縣的健康篩檢。本計畫不涉及隱私和風險，也是至少面要取得受訪者的口頭同意。

二、避免心理和社會傷害：任何引起參與者的情緒反應、讓參與者可能受歧視、法律指控或遭受其他的傷害，研究者都應謹慎。具敏感性的問題有時候難以辨識，常會先詢問一些較簡單的問題，以取得參與者的信任，再進一步詢問較敏感的問題，但在此時參與者選擇隨時退出的能力便會減弱。

包括了收入、年齡、種族及性別的問題，這些問題表面上無害，但如果與藥物使用、性行為、精神疾病等問題結合，則可能導致參與者所屬的群體被標籤化。

三、有保密必要者預先設計好各種保密措施：調查資料中不要包含姓名、地址等資料。限制取用可識別參與者身分的資料之人員。提醒研究團隊中所有人員保密的重要性。將研究紀錄儲存在加密和沒有對外連結的電腦或可上鎖的資料櫃中。給予每位受訪者一個代碼，資料中只呈現該代碼，另有連結檔連結代碼與可識別參與者身分的資料，且與參與者回答問卷的資料分開存放。

四、隱私 (privacy)與保密(confidentiality)：被訪談者有權利控制提供其個人資料的時間、場所、所提供資料的性質及範圍，以及有可能接觸這些資料的人士。研究者與被訪者之間有關如何處理、取用及散播可辨識受訪者身份的個人資料應經過協議。訪談內容卻涉及敏感問題時，應選擇較隱密、沒有他人出入的地方進行訪談。有些研究者會在發表研究成果前，會先把成果交給受訪者審視是否適當。

五、訪談應避免認可不當行為：有些研究可能無意中讓研究參與者誤以為他們的不當行為受到認可。研究者應設法收窄追求科學客觀性與履行社會責任之間的鴻溝。

六、受訪者行為失真的問題：在訪談研究中，受訪者可能為了符合研究者對他們行為的期待，有意偽裝他們的行為，使得觀察失真。特別是當研究者被視為是一個地位高尚的人物，而受訪者是未成年人時，這種情況便很可能發生。

評估一項訪談研究的優劣，可從幾個項目來看，例如內容的重要性、正確性、清晰性、可行性、客觀性、創發性、以及正當性，其中正當性也就是「研究倫理」，最基本的是尊重個人的意願、確保個人隱私、不危害研究對象的身心、遵守誠信原則、以及客觀分析及報告等項。

第二堂課 訪談起步走—訪談提綱、設計策略及運用

「訪談」的最簡單理解：

1. 我問、你說、我聽、我記→問什麼？怎麼問？說什麼？怎麼聽？怎麼記？
2. 聲音、影像、文字→方言？國語？唱的？唸的？演的？→先錄影音→文字
3. 「問什麼？怎麼問？」是訪談者的事，訪談者事先必須想好自己想要哪方面的資料，想要用什麼結構的訪談方式？結構式？無結構或半結構？然後才能擬出訪談提綱。
4. 說什麼？是被訪者的事，口條好的報導者是可遇不可求的，然而好的訪談者可以引導被訪者說的主題和方向。
5. 怎麼聽？怎麼記？是訪者的事。訪者自己的興趣常會形成自己提問的方向，因此所聽到的大概會是先前已有概念的東西，會比較易理解。擇要重點文字記錄以節省時間。現在錄影音設備先進，「錄下來」可以解決很多後處理的問題。

質的研究比量化研究在議題與方向上，是較為模糊，也會隨著研究的進展而浮動。為了聚焦，必須擬定訪談大綱才有效率。

訪談前的要做的功課：擬定深度訪談大綱時所需考量的

1. 根據研究所需選擇訪談對象，一般事先應對訪談對象要有瞭解，年齡、性別、知識程度、職業、專長、及其他各方面情況和特徵，以及對訪談目標事項的參與和了解程度、用什麼語言？有助於避免提問時的困擾。同時事先取得同意。然後排定訪談事項、時間、地點、環境、準備工具、擬定題綱。
2. 對訪談的主要目標和所要瞭解的主要內容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預先設計訪談提綱，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訪談，一般在訪談之前都要設計一個訪談提綱，明確訪談的目的和所要獲得的信息，列出所要訪談的內容和提問的主要問題；在表述上要求簡單、清楚、明瞭、準確，並儘可能地適合受訪者；在類型上可以有開放型與封閉型、具體型與抽象型、清晰型與含混型，或視訪談進程可調整。
3. 選擇訪談的時間和地點，應該以被訪者方便為主要原則。地點最好是被訪者熟悉有安全感的場所。

4. 事先告知受訪者將會使用的錄影音設備，使其心裡有所準備。因為有些受訪者看到錄影機就說話不自然了。
5. 一般要儘可能自然地結合受訪者當時的具體情形開始。提綱的設計要注意訪談的問題應該是由淺入深、由簡入繁，而且要自然過渡的。

訪談應避免的事：

如果用以下的問題類型問受訪者，訪談就很難產出好的結果來。

- 1、封閉式問題：問封閉式問題很容易得到簡短的回答，不要問只會讓受訪者回答有或沒有、是或不是的問題，除了無法讓使用者說出你想得到受訪者內在觀點之外，還很容易冷場，請使用開放式問題讓受訪者暢談。
- 2、引導式問題：不要問一些容易讓受訪者被引導回答的問題，例如問受訪者這是一款很熱門的手機，你也喜歡這種類型的手機嗎？有些受訪者就會因為從眾效應而被引導說出「我也喜歡」的答案，做訪談的目的是要聽受訪者說真話，不是說出你想聽的東西。
- 3、合併問題：不要將兩個問題合併一起問，因為人的腦袋一次只能思考一個問題。例如問「你那時是不是很不想參加民防隊？那時民防隊每天要做什麼事？」這是二個問題合併起來問，因為「想不想參加」和「民防隊每天要做的事」是不同行為，一起問會造成受訪者回答不完整或是漏答。
- 4、連續問問題：有些作訪談的人會很想把問題一次問完，也會造成受訪者回答不完整或是漏答。要有耐心地一次問一個問題，等待受訪者回答完問題後，都說清楚的時候，再問下一個。連續問問題會造成使用者回答的壓力，心情容易緊張無法放鬆，更難回答出真實的脈絡。
- 5、在問題裡面使用聽不懂的專有名詞：在問題裡面用受訪者聽不懂的專有名詞，受訪者會因為聽不懂專有名詞感到挫敗，或感覺地位懸殊，造成彼此的溝通變得不順暢，也影響他表達自己想法的意願。
- 6、問未來還沒發生的行為：例如詢問未來一兩年內會不會去旅行？會不會去日本旅行？實際上受訪者在生活中可能會因為其他的事改變想法，所以怎麼問都不會得到準確的答案，只要專注在問過去的經驗。訪談的目的是要了解受訪者的世界觀，而不是要他去想像他可不可能會做的事。
- 7、問帶著理由的問題：不要問受訪者做了什麼行為是不是因為某個原因，例如詢問「選擇 NISSAN TIIDA 車，是不是因為它的內部空間比較大？」「當年把年齡虛報大了幾歲是不是因為想民防隊早點退役？」受訪者可能會不假思索順著你說的原因，反而忘記自己的原因，受訪者會被引導成對你給的理由做解釋，如此一來就收集不到正確的脈絡。
- 8、問為什麼不做某種行為：不要問受訪者為什麼不做某種行為，例如「當年馬祖漁業蕭條，你為什麼不去種菜？」通常受訪者會當場說一個並不真實的理由給你，因為人們不喜歡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問為什麼沒做，很容易得到一個臨時編出來的理

由。

- 9、問為什麼不做某種行為：不要問受訪者為什麼不做某種行為，例如「當年馬祖漁業蕭條，你為什麼不去種菜？」通常受訪者會當場說一個並不真實的理由給你，因為人們不喜歡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問為什麼沒做，很容易得到一個臨時編出來的理由。

訪談日期時間：100 年 11 月 21 日 10:00~11:30(約 90 分鐘)

訪談對象：牛角社區陳桂香依嬭

訪談地點：牛角社區發展協會

訪談小組：(1)聯絡人、(2)主訪者、(3)文字紀錄者、(4)錄音者、(5)拍照或攝影者。

採訪主題：如何規劃資管人的生涯

訪談題綱：1. 其童年生活參與的家庭工作。

2. 當時馬祖女性婚姻狀況、及其相關習俗。

3. 以其自身為例當時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改變因素及狀況。

第三堂課 訪談技巧篇—方言、話題、禁忌、傾聽、澄清

許多所謂的專家學者喜歡把簡單的東西寫成厚厚的一本書，再訂定個 SOP 流程讓大家依樣畫葫蘆。但是每一位報導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其不同的個性，所以，沒有一套標準流程可以應付所有的訪談，必須因地制宜，靈活運用，但是，某些原則還是可以把握的。

先決定訪談方向：

編年史：亦即受訪人的個人生命史，其上下世代的追溯(移民的足跡)，也可以對其所參與的社會事件深入探討。因為一個人的生命經歷正是當代社會發展的縮影，從許許多多人的個別生命故事就可以建構一整個世代的歷史，如同拼圖般不斷的拼合。

紀事本末：以社會重大事件、特定主題為訪談軸線。這時就必須事先掌握事件的基本資料。

交叉運用：兼用以上二種方式。即便是「閒聊」也能成為有意義的訪談。

其次，如何開始訪談：

- 1、**決定使用的語言**：必須是受訪者最能掌握的。對於使用馬祖話的老人家，必須精通馬祖話，但即使不會馬祖話，只要有耐心，通過好的翻譯還是可以做出好訪談。需要時間來建立信任關係及醞釀自在的氣氛。馬祖方言「湯盆池，罔去！」「真有神」
- 2、**獲得同意後準備記錄設備**：準備好錄音機、錄影機，並確保其功能正常。紙筆也是必備的，除了可以筆記下訪談內容，某些詞句是你不確定理解的時候，可以請受訪者寫出來。在大陸訪談一位 90 歲老人家，經由他手寫確定「錨纜船」，就排除以前的「貓

纜」「麻纜」…的錯誤。但訪談所得的「上節暝」在馬祖還是不被採納，非要定調在「上彩暝」。一定要謹慎形成文本，以免積非成是。

- 3、**說好開場白**：訪談的開始是一種真正的藝術，資料的可靠性和充份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訪談員在這方面的表現，好的開場白必須能營造一種輕鬆、祥和的氣氛。和馬祖老人家的訪談開場白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如果你熟知他家的日常情況，那就再好不過了，例如：楊前縣長當醫生時，他問病人的第一句話不是你哪裡不舒服，而是「你家小雞孵出來了沒？」輕鬆開啟話題，又轉移病人對生病這件事的焦慮。但是這樣的開場白也不是一體適用的，還是必須因人而異。避免在一開始時，詢問受訪者對某項事物或議題的看法，單刀直入令人不安。
- 4、**恰當進行提問**：輕鬆的話題輕鬆問，沈重的問題謹慎問，若搞錯了狀況，絕不會有想要的資料。因為要想通過訪談獲取所需資料，提問技巧必須有特殊的要求。此外，適時、適度的追問也十分重要，那樣才能確定受訪者的答案是他自己所肯定的，這叫做「澄清」(clarify)或「再確認」(reconfirm)。
- 5、**準確捕捉信息，及時收集有關資料**：訪談法收集資料的主要形式是「傾聽」。「傾聽」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進行，在態度上，訪談者應該是「積極關注的聽」，而不應該是「表面的或消極的聽」；在情感層面上，訪談者要「有感情的聽」和「同理的聽」，避免「無感情的聽」；在認知層面，要隨時將受訪者所說的話或信息迅速地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中加以理解和消化，必要時還要與對方進行對話，與對方進行平等的交流，共同建構新的認識和意義。「傾聽」還需要特別遵循兩個原則：不要輕易地打斷對方，以及容忍沉默、善用沈默。
還可以蒐集當事人的直接資料，如照片、證書、獎狀（章）或手稿等。
- 6、**避免談話離題**：有時需要適當的調節和控制。在初跑題時就要有所警覺，但必須判斷這離題是不是可以引出更多所需的資料，若判斷出「不是」，就應該設法把話題導回正題。訪談者要有相當的敏感度，有經驗的訪談者能控制訪談節奏。
- 7、**不要讓受訪者從你的談話中，察覺你的偏好與價值觀**。牽涉敏感議題，要想好不傷人傷己的說詞。
- 8、**適當地作出回應**：訪談者不只是提問和傾聽，還需要將自己的態度、意向和想法及時地傳遞給對方。回應的方式多種多樣，可以是諸如「對」、「是嗎」？「很好」等言語行為，也可以是點頭、微笑等非言語行為，還可以是重覆、重組和總結。在回應中要避免隨意評論。
- 9、**不要和受訪者爭辯**，可以讓受訪者知道他的看法不是唯一，也可以對不同意見提出反駁。「以前有一位受訪者認為…，你覺得如何？」不要用質疑的口氣或有價值判斷的問話。如：你會英文喔！
- 10、**無論是提問還是追問**，問的方式、內容、都要適合受訪者。
- 11、**注意非語言行為**：非言語行為又稱為肢體語言，坐姿。

- 12、**時間的控制**：一般而言 1-2 小時的訪談是在體力負荷之內，太冗長的訪談容易讓被訪者覺得疲累，可以從受訪者的肢體語言、表情等判斷。但如果被訪者談興甚好，不妨延長一些。
- 13、**訪談的結束方式**：禮貌、感恩。結束訪談如果表現得魯莽或草率，會讓受訪者覺得不受尊重。因為受訪者並不欠你的。

實際操作中充滿變數，對於訪談者的功力與應變能力將構成極大挑戰，唯有在「實作」中累積經驗並不斷的改進，才是下一次訪談的最好準備。

第四堂課 訪談豐收時——整合、歸納，文本形成

近年來口述歷史相關的計畫和工作蓬勃展開，相應所需的人力資源相當龐大，具有專業訪談知識的工作者，是很重要的角色。地方文史工作者在蒐集、研究、分析、表述時若能恰如其份的表現其專業能力，將對區域的歷史，甚至整個人類的文明作出貢獻。

但是，「訪談」研究法，並不僅僅是地方文史工作可以採用的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裡，許多學科都採用訪談研究法的。

一、作為文學的訪談口述：尤其是傳記文學，報導文學，例如司馬遷的「史記」所載內容未必是他所親歷，他必定像今日的訪談工作一樣，多方徵詢、記下他的聽聞。

二、作為歷史學的訪談口述：司馬遷「史記」，日常生活史、專門領域歷史。

三、作為社會學的訪談口述：訪談是社會學家探索社會生活，作出深刻的社會分析的媒介。謝國雄《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

四、作為人類學的訪談口述：將「當地人」的口述資料轉化為文字，而成為文化基底。馬凌諾夫斯基「南海舡人」。「天真的人類學家」。

五、作為社區研究的訪談口述：採擷社區故事、研究地方社會發展過程。訪談有名望的人歌功頌德不是我們需要的，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也不需要社區出手。默默付出的平凡者，才是社區最可貴的生命力。

六、作為商業的訪談口述：「宏碁經驗與台灣電子業：施振榮先生訪問紀錄」「禿子跟著月亮走：韓國瑜的夜襲精神與奮進人生」。

各個領域的學科都利用實地考察與訪談並用，將許多口說記憶加以蒐集整理。

現代的口述歷史先驅當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名史學家內文斯(Allan Nevins)於1948年首次提出的口述歷史計畫，其後口述歷史就在北美、歐洲與澳洲等地快速發展至其他各地。口述歷史也被當作為「證經補史」的手段，補充了過去書面紀錄的不足，具輔助與印證價值。例如「二次世界大戰史」絕非僅僅是馬歇爾、蒙哥馬利、隆美爾、麥克阿瑟、雷思大兵…所經歷的歷史，而是當時全球各地區人們各自經歷的歷

史。

整理、歸納、文本的形成：

綜理全部資料、呈現整理的書面紀錄，把受訪人的經歷揭示出來，納入歷史之中，是後段的工作，也是最後資料的產出。

但是，訪談者擁有「歷史詮釋權」嗎？

「提高研究者對自身研究行為的自覺，避免在研究活動中人為的製造不平等和新的話語霸權的產生。」是基本研究倫理，旨在理解和解釋現實，不做價值判斷和價值干預。然而，我們常可看到對於文本和話語的偏愛正逐漸取代了對生活本身的關注，研究者離生活的真實已愈來愈遠，且以主觀感知干預現實、改造現實的狀況，這狀況是非常不可取的。

我的任務是記錄下人們說了什麼，但我並不必然相信這些內容。

我們所聽到的只不過是一個觀點，而非事實；我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視角，而不是真相。

社區要的是什麼？

- 一、 可以是受訪者童年故事、求學經驗、職場生涯、婚姻兩性、重大事件的參與、見證了什麼事件？這樣的生命故事都發生在社區裡面。
- 二、 地方發展史：建構地方發展的過去模樣，找回童年的記憶。所有產業的過去面貌、物件或位置，隨著環境的改變是不可能再回來了。耆老真正的價值在他所經歷過的年代和所做過的事情，從其中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發，又造就了什麼樣的地方發展？技術從何而來，技術如何傳承？環境對產業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 三、 文化底蘊：例如姓名、乳名，華人社會姓氏與命名都是文化分析的元素。出生年月是整個生命敘述過程中最重要的部份，更是集體記憶與歷史敘事的參照點，例如民國 38 年 74 軍登陸馬祖、47 年 823 砲戰。出生地是在大陸還是哪裡？其出生地有什麼特點？對受訪者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婚姻形式是大婚、童養媳、招贅、續弦？有什麼儀式？信仰狀況…，不勝枚舉。
- 四、 影音記錄的重要性：影音可以忠實記錄下訪談過程中的各個細節，受訪人的聲音、表情、動作等等的「副語言」，都可以重複撥放，作為文字逐字稿的基礎，比起在現場用筆記來得詳實可靠。
- 五、 逐字稿的整理應該是影音記錄的內容，訪者對訪談內容要有充分的了解，再予以分析歸納。但受訪者的口語表達一定有一些贅語、虛語、重複語等等，可以視情況加以精煉提取，並不一定是一字不漏的打出來。在寫訪談錄時，要包含前言及內容，內容形式則是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電腦打字形成文本，多次

校對、編排成易讀的格式，列印成冊。

參考文獻

- 一、許雪姬，〈口述史的理論與實務〉，《文建會 口述史進階研習營學員手冊》
- 二、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左岸文化事業，2009。
- 三、王文科、王智弘《質的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彰化師大教育學報，2010(17)，29-50。
- 四、何金針《教育研究的效度問題探討》。社會科學學報，2004(12)，47-82。

牛角長者訪談文字記錄

譯稿：游桂香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 日—108 年 10 月 15 日

目 錄

一、 陳鶯金老太太訪談記錄.....	1-10
二、 官銓太先生訪談記錄.....	11-18
三、 曹祥忠老先生訪談記錄.....	19-30
四、 曹佬福老先生、林水英老太太訪談記錄.....	31-43
五、 邱吉淦先生訪談記錄.....	44-48
六、 張金蓮老太太、曹依嬌老太太訪談記錄.....	49-58
七、 陳桂香老太太、陳綺莊老太太訪談記錄.....	59-70

陳鶯金老太太訪談文字記錄

受訪者：陳鶯金(85 歲，娘家介壽村嶺南人氏，訪談內容提及早年馬祖民宅建築、漁業、農業，早年馬祖與大陸的互動，以及馬祖民俗醫療)

訪談者：游桂香

助訪者：劉梅玉

訪談日期：108 年 7 月 16 日

訪談地點：陳鶯金老太太家裡

(前略，未及錄到)

陳：從前日子很苦的，養豬母、小豬。把人家小豬抱來養，養大後賣錢要還人錢。

游：妳幾歲結婚？

陳：我二十歲結婚。22 歲生我長子依輝，24 歲、26 歲、29 歲…以前沒有方法處理…。

游：妳是每隔二年就生一個？

陳：小孩子滿三歲就生下一個，也就是二年就懷一個。我生完第一個孩子後，女孩子「落掉」(流產)4 個。生第一個女孩子時，那時很苦的，大肚子去担米，那時是跟阿兵哥糴米，都要去山上担。女兒生下無法站立，軟仔了。那時「陳大哥」(牛角村的地頭神之一)叫我要去做一個「出幼」，我們也做了，但後來去打針打死了，如果還在今年都 56 歲了。

游：妳說孩子生下來多久去世？

陳：頭年 11 月生，第二年 7 月抱去山隴打針，後來「痰核」(馬祖人傳統觀念中呼吸不順暢，認為是痰結成一丸如核，塞住呼吸道)塞上來就死掉了，也不是打針的關係，她創制(命中註定)這樣，還好走了，如果沒走，留著就作「恨世」(很可憐之意)了。

游：妳說去山隴打針，是去哪裡打針？

陳：去院長家打針，新街那個「洪院長」(早期的軍醫退伍下來後在介壽村開設診所，當時可能也沒有執照或開業許可的)。

游：那是妳第幾個女兒？

陳：那是第三個女兒。我生四個女兒。落掉 2 個，生了 8 個孩子，男孩子有 4 個。

游：那是在什麼情形下「落」了？事情做得太狠了嗎？

陳：從前人都是做太狠了。還有「倒偎影」(自己的影子造成的陰影)，像以前「寶剛」老婆那個，村裡做普渡時去看「普仕仔」，生下孩子就像「普仕子」一樣跳

呀跳的、猴仔娣嫂剖金瓜，小孩生下時頭就是對剖開的，那是死在肚子裡了。以前，都是這樣啊。我孫女嫁人懷孕了，我前幾天去看她，就跟她說不要「倒俚影」做事。「大身喜」(懷孕)10個月多「惜快」(辛苦)，以前還又沒東西吃。我以前都吃些什麼呢？那時候「病仔」(害喜)沒東西吃，我父親家種很多蒜仔，拔回來之後，街上買一點蝦米，抓幾粒放下去，就這樣煮鹹粥吃，沒有其他東可作味。以前，可辛苦了。

游：妳先生以前是做什麼的？

陳：這也是該當的，我奶以前看來看去，這個又沒厝、那個又沒家底，我奶都不中意。以前從我大公(夫家祖父)搬來馬祖五代了，大公名作「錢錢」，大嬭名叫「金姐」，大嬭纏腳，大公生四個兒子，搬來馬祖時沒地方住，住在「黃官裡」(現環資局附近)，起了樓仔子(很小的房子)，都是作園，園很多。以前人都是貪男方家有園(種植食物不致餓到)，我們這些作人媳媳的就作惜快了。

依尪嫂(娘家介壽村)她大公也做很多田園，在環保局那邊，就向她大公買了一整隴的地，用了一籮的光番(銀元)。

買了那些地之後，做得欲死，每天挑糞，半日只能挑二擔過去(施肥)，很惜快！

游：那田妳先生和他們兄弟四人都住在黃官裡？

陳：我老公是住在外面(牛角)了，下方這欄房子是買的，現在已幾塌了的這間。以前我大公搬出來遷居馬祖，他們都是住在黃官裡，那時去討汫(潮間帶採集)，太平世界(指軍方尚未管制前)，阿蟬姆(蟬)叫得很大聲吱吱叫，很嚇人。

游：你們有沒有爬上黃官嶼上面去過？

陳：有喔！以前有船，船開到那邊去討汫。

游：有上到島上面去嗎？

陳：有喔！鋤柴(以鋤頭掘取芒草的根)呀，鋤了以後都整載的載回來當柴燒。

游：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島上嗎？

陳：都可以上去，從前是太平世界啊。兵哥來了以後才不准去。

游：從前有人在島上住過嗎？

陳：有！有！有！但有一個宮仔(小小的廟)起在那裡。以前很多人掉在海裡，所以那裡有宮仔一間。牛角好幾個呢，依包他依奶就是去討汫掉水裡去，就沒了。以前好辛苦的。從我大公搬來、到我官(公公)、到我老公、到我兒子、再到我孫子，一共五代了。

游：妳老公家是做園的，有沒有討海？

陳：有放(捕)鯧魚、做糸孟。分(家)了後，蕃薯(種)五、六千株，我手都磨爛了，都是我去掘園，我婆婆都疼我，她和我食(同住)，不喜歡我姆(妯娌，夫之嫂)，我姆還活著，今年 91 歲了，她們搬去台灣 45 年了，我伯已經沒了。我婆婆 100 歲才過世，台灣人(台灣的鄰居)說妳很疼愛妳婆婆，要孝順啊，我們要做給下一代看。

游：你們以前討鯧魚，魚獲從海邊抬上來很遠，很辛苦哇！

陳：講到這，以前做糸孟，蝦鮮當(捕到)很多，蝦姑很大。和別人股著做(糸孟)，蝦姑拿回來，倒在上面(牛角後山)墓那裡去曬，曬了以後的蝦姑乾給我婆婆的鴨子吃。那時都不知道撿(大的)來吃，以前人很慇(笨)。從前唐甫人(男人)很辛苦，挑到那麼高的地方，蝦鮮扛上來、蝦飯擔上來、蝦米又要扛出去。

游：妳有沒有幫忙扛糸孟、扛蝦鮮之類的工作？

陳：有冇，扛糸孟這樣的工作還有篩蝦米等工作，我男人會做，我伯、我叔他們都會做，我不用做。我男人挑水，幫我姆担一缸另二桶放門兜，自己家的、我叔公家的，他很會做事，雖然瘦瘦的，吃到九十歲過世，死了三年了。他很會做，也會補糸孟，他很辛苦。我伯使錢頭，今晚收數回來一布袋，到明天就用光光了，也沒留一點給人買酒食，我伯是長子，管錢。我大公(先生的祖父)四個兒子，第二個兒子名叫溪溪，奪命敗(非常敗家)，食鴉片，所有東西都賣光光，厝半間賣給我婆婆，後頭是我小叔(住)，前面是我(住)，沒地方結灶，我叔厝用來結灶，我叔公都是撿破鞋什麼的來燒飯，燒火時灰煙燻得全屋子，我們床舖在旁邊，燻得受不了，我們去睡了他才回來，他都到晚上 8-9 點才回來，日晝時也是點把兩點回來，我叔公很辛苦。

游：他是做什麼的那麼辛苦？

陳：他討二個老婆，一個是科題潘銀官倌那家討的，她個子很高大，去討汭拍倒井(淹死)，在炎官(黃官嶼海邊)掉到海裡，連死屍都找不到，以前討汭死了很多人。又娶了一個癲婆，到大陸筱官(?)討的，走一步草割一下，跳跳動，後來也死了，用破簍(曬蝦皮用的竹製品，可捲起收納)卷一下拿去(埋)。馬祖討的那位，我兒子今年 64 歲了，幫她做了(忌日、節日的祭拜)64 年了，頭年 12 月初 2 生的，第二年孩子哭不停，去問(問乩童)，說是她作弄，說要替她作忌時年節。

游：所以每年都是妳兒子幫她做？

陳：是的，她上面(自己的兒子)也有做，但他沒辦法做，他老婆不會做，他也應該請假替母親做年做節，我跟他說，去買一個神龕，做年做節時，香火做(拜)

好，就這樣（食材）煮一下給公婆禱食（祭祖先），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忌日）做。哪裡有做？老婆不會做。

以前沒得食啊，在我爛那邊，我爹食到 85 歲死去，他也沒討海，彼面山「歟毛嫩」魚攞回來（有打魚的鄰居），我們不要去看人家（羨慕人家有魚吃），到我哥做系孟開片岸（離岸較遠的漁撈業），鰕仔、墨魚蛋拿很多回來。之前吃飯沒得配，去擦蕃薯米，擦好去掘蕃茄，掘好再去拔麥葱回來配飯，沒得配的時候，鹽一撮，用督的（用筷尖沾）。有時候去福澳裡依伍伊爹那裡，他們圍丁香繒，丁香滷（煮丁香魚的鹽水）拿過來督，以前很苦的！現在吃飯時，我兒子都說妳不吃配（菜），只吃成碗（約八分滿不到一碗）的飯，我習慣了（以前沒配菜習慣）。

游：妳節儉習慣了。

陳：我第二兒子每個年寄 2 萬，第四的每年也 2 萬，我女兒一年還拿 5 萬給我，這樣，我一年都吃不完，現在公家還有發錢，連自衛隊（補償金）一年還可拿到 12 萬多。

游：老人家這樣都花不完啦。你們家搬到台灣去是民國幾年的事？

陳：我轉來（回來）都 6-7 年了，在台灣住了 22-23 年（約 78 年遷台）。買了一間厝，才 80 幾萬，很大間二層。

游：買在什麼位處？

陳：南亞工專再進去一點，以前都是田，中壢土校彎進去那裡。

我孫今年已經三十三歲了，也不去交女朋友。這孫子長得瓜瓜的很俊，孫女今年 31 歲，去年嫁人了，還有一個孫女 30 歲，在醫院牙科上班。最小的孫子去台灣讀大學，認識一個宜蘭女孩子在台北當護士，我孫子大學畢業後回馬祖來考上機場工作，和六間排金龍孫女一起考上，她也準備要結婚了。

游：你們那時會去土校那邊買房子是有別人介紹的嗎？

陳：我姑丈，那時候他搬到土校彎進去那裡，那裡人他熟。我姑丈四個兄弟，他不是當兵，他是自己出來（從大陸來馬祖）然後封港了（兩岸分治）回不去了。福澳依圭他嫂嫂是我姑，他上門去（女子夫死後再招婿稱為上門），他也沒生孩子，年紀大了，去把金連（楊前縣長）他妹妹抱來作女兒，今年 54 歲也沒結婚。津沙我姑一個兒子給他，津沙我姑生了七個男孩子、二個女孩子，男孩子一個送給他，今年 50 了，生了三女兒、一個兒子。

我姑丈很快（生活過得好），他早年有錢，東西很捨得買，我姆、我叔沒得吃，都是我姑丈那裡拿東西吃，我姑丈很疼我們這些人。我兒子去讀書，

他個子矮，叫他回來去報社做（上班）一個月賺 400，我姑丈說：「不要讓他去回去做事，就在我這裡吃住讀書。」那時候高中報名只要 2000 元，姑丈出錢報名，也在他那住三年讀高工，讀高工有工作，在電力公司上班，後年也要退休了。我兒子菸沒食、酒沒食。

游：你們家依開很好。

陳：我還記得妳家以前「灌頂」（建屋時封頂工程），妳拿了一隻棍子在水泥漿裡突（以免漿中的小石子卡住致水泥漿分布不均勻）。

游：那時妳有看見我？

陳：是啊，我現在有些事情記得，忘記的也記不起來。

游：妳媳婦瑞金以前在我冰廠上班，她很結打（勤快）。

陳：她現在也很能做耶，厝做得非常乾淨。

我以前很苦，做女孩時（未出嫁）沒衣服穿，衣服都是補的，像膝蓋這裡補好，去山上工作回來，完了，又破了。

游：以前的布不好，容易破，又沒得換。

陳：沒得穿，以前很苦。以前人也沒常洗澡，現在人一天二天就洗。

游：你們以前做衣服的布是從哪裡來的？

陳：大陸來的。夏季一套，冬天一套，穿完一季都爛掉了。現在的衣服很好，都不會破，像我這衣服穿好幾年了，就是沒有口袋，我自己在裡面縫上一個假袋，今天下去吃飯（老人共餐）穿這件還有袋子，是我去台灣時買了二件，都是自己買的。

游：自己買的人才合身。

陳：以前買了一件紅色的（其實只是有一些紅色花紋），都穿不破，又捨不得丟掉，現在只好把它夾在裡面穿，一直穿穿不破啊！

游：你們那時搬到台灣去，依伯有沒有去哪裡上班過？

陳：我跟妳講，我先出去的。我叔公 90 幾走掉的，孩子都散在外頭，厝買了一間給他住，他女兒第二的那個今年 60 歲了去工作賺錢，另外一個去讀書，二女兒每星期給父親 500 元買米買菜，其他配裝像煤氣、米、床舖什麼的都是我姑拿的，好在有我姑。我叔公沒兒子，我要在這裡照顧他，二三年之後也死了，他五月初五或初六走掉，我六、七月搬出去（台灣）煮飯給（其他）兒子吃，我（大）媳婦在這裡，我大媳婦也很好，她雖是火燒性（急性子）脾氣乖了一些，她很好。我去台灣以後，津沙我姑看見她哥（先生）一個人在這裡，脾氣又低和媳婦合不好，就叫他也出去，他才出去，去東沙香佛仔

那裡去做工，去起厝、掃地什麼的，做了一陣子，他也很厲害喔，用走的去上班，從大湳走到更寮腳那裡工作，也有用車載他去台北做工，有時候沒上班也用走的回來，後來也沒去做工了。沒做工也去栽菜栽葫栽瓜，栽的也沒賣，都是自己吃。

游：厝旁邊有地可以種菜？

陳：士校進來那裡有土地公廟，地很多，士校的埕很大，旁邊都有地可以種。有一年種冬瓜，生很多，也賣了 8-9 千。

我山隴這個女婿也很好，我這幾天要打電話給我女兒，她婆婆四月初二做百日，要回來呀，若沒回來會被人講話的。12 月，我黃冠裡一塊地，女兒也有份，回來辦手續，她說星期四再出去，等過年再回來，我問她妳婆婆現在情況如何？她說我婆婆現在少吃了（情況不好了），我說，少吃了妳就不要出去了，萬一她婆婆老了（往生）（作媳婦的不在）怎麼行？就不敢出去了。她婆婆到 22 時，說那一早牛奶還喝得好好的，不多久就睡了（死了），她很好走啊，99 歲，她孫子說只差 8 天就一百歲。金蓮應他：99 就是一百了。

游：正是、正是，以前人都這麼講，99 當 100。

陳：伊這是不是很好？我婆婆食足 100 又另幾個月，她生日正月初七，6 月 12 去掉，欲撿好日走掉，6 月 12「潘春忌」潘春作忌，以前這天會下雨，人家都說潘春嬾啼嘛。

游：潘春忌是什麼意思，潘春是一個神明的名字嗎？撿一個好日也是很好。

陳：潘春也是一個神明，我婆婆撿好日六月十二「潘春忌」那日走掉。

我二個媳婦第二和第四都是大陸討的。第小媳婦也真快，沒去上班，只帶一作孩子，我兒子讀電工的，都是做機器，一次做十多台，然後送進去，以前都是送到廣州、上海，送到到處去，現在他們裡面的也都學會了（大陸人自己會做了），現在是送到別的國家去。

游：所以妳有一個小孩是在大陸工作？

陳：有，都在台灣，他在他哥哥工廠做，他哥開工廠。他哥討的是湖南女孩子，湖南去廣州，搭火車要一暝一日。討來 5-6 年沒生小孩，去大湳卜卦，卜卦後吃草藥，一整碗的喝，喝了之後就有了，女兒生了一個已經 19 歲了，男孩子生一個今年 17 歲，個子很高大，想說不生了，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生得很俊，有 12-13 歲了。（第三兒子）這個只生一個之得就不生了，真是！

游：依姆妳是做細（小時候）和妳先生作親的？還是？

陳：16 歲呀，（聘金）16 擔穀，我爛起厝起一半，就拿去做厝，牛一頭、豬一頭（建

房的費用以豬牛計算)，大陸人來蓋的，4 月還是 5 月時，有一扇牆還未壘好，七十四軍來，牛和豬都牽去大陸，牆好像有完成。牛和豬載去大陸還給他們，他們是裡面作土的人。

游：妳說牛一頭、豬一頭是什麼意思？

陳：牛和豬本來要養大賣錢之後付給他們，七十四軍來，他們都逃回去，就都把牛豬給他們，錢也都算還給他們。我奶胆很大，拿了二兩鴉片土轉去（大陸）去放樹，放二排不知幾棵，拿出來去起（厝），我孀分一堵，後來也賣給我奶。作土的人是大陸的，作度繩的也是，有一個名叫「土官師」一個叫「梅官師」的，本來是歛利我舅要起，沒錢起就去詢我奶起，把厝托（轉賣）我奶起，我奶也是沒錢起，師父跟我奶說：「依姆啊，妳仔三個，不夠住，一間厝三扇二。」就把他托下來起。七十四軍時，問我奶討樹，我奶說現在沒辦法沒錢還，他一拳就打過去，打到吐血，所以自那以後和我奶都不講話（關係破裂），後來我表弟討親時來請我哥，才又有走動，親戚做得圓中中的。

游：所以妳山隴的厝是 74 軍來以前就起的？

陳：嗯。

游：那時這些起厝的樹、石、瓦、柴等等都是大陸來的嗎？

陳：石頭母是我們這裡打的。

游：我們這裡有人專門打石頭的嗎？

陳：都是裡面（大陸）的人來打的，都是黃婆、連江那裡來的。那個「全官哥」上門到，給依恩招進門，他去給（山隴）甘仔起厝，甘仔和依恩自家人（同族本家）給他們介紹，還假了很多歲（報戶口）。全官哥和依恩夫妻也在桃園更寮腳，現在也沒（死）了。

打石要先擔石，做一支桿子，休息時頂著，會浮一點就沒有那麼重，以前很苦。我奶以前草寮一堵、瓦寮一堵，作風颱時，我奶就叫「天地快救！天地快救」，大風颱來，整壁都翻掉了，很惜快啊！

妳孀以前也是草寮，福澳裡妳孀後來厝也拿去起，我都知道啊。現在妳舅舅他們…？

游：我沒有舅舅，我媽獨生女，我爹是招進的。

陳：妳爹是兜隴（中隴）的，他好幾個兄弟，昌昌、庚庚…（妳公）好幾個仔。

游：對，我爹有 6 個兄弟，我爹最小。

陳：以前生這麼多孩子，生活很惜快，很苦。福澳依伍我表舅還在呢，90 好幾了，很厲害的。

游：他很厲害，之前聽說得了什麼病，到現在好幾年了，很臭硬(堅強)

陳：他老婆也是趁制(無法避免的命運)的，去送人家上山結果自己去一條命。這樣好睏(沒有病痛的死亡)，她也該當要這樣睏，沒受罪，這都是趁制的，一粒糍塞死了。

我爹以前都說人註壽(註定壽命)，人底候生、底候死，都是趁制，沒有亂死的。

游：以前妳爹早沒，還是妳奶早沒？

陳：我爹早沒。那時我哥已經賺錢了。第二我哥名「依秋」，如果還在今年 89 歲。

游：就是依得他爹？

陳：嗯。他老婆是曉埕乞出來的(童養媳送來)，我奶怕他沒老婆。曉埕那時候很多人乞出來。74 軍來，我跟著我舅先轉去(回大陸)，我舅半暝三更(深夜)用布尾袋穀，很多，他都是從大陸載穀到北竿賣，15 天就回來。我嫂沒有跟進去，山隴「兩頭仔」(某個人名，雙生子之一)後來把她載進去，她弟弟討，想等食完酒(喜酒)後再出來，但封港了沒得出來。

依得他奶是珠螺討的，依得很好很好仔。現在這間厝，地都是我大嫂的，地以前是「官保」(陳玉福先生祖父)那裡贖(租)的，一年贖 630 斤蕃薯米。我公從嶺前搬出來做(糸孟)，只有一間小(糸孟)寮搭在港口。現在這塊地，起四間厝的地是從挽蘭(介壽村人)那裡買的，我二哥不在了，他老婆沒買(出份子錢)，是我大嫂和我弟買，那時才起幾萬塊錢，房子很淺，沒進到後面去。我大嫂有房子住了，又只有一個兒子(一間就給依得住)

我嫂一肚子也生了很多女兒，有的浸掉(溺女嬰)。以前很多人生女兒都浸掉。水裝在糞桶，浸進去手會抓住糞桶墘(桶邊)，旁人把手拔下再浸進去。

游：這都是誰下得了手啊？

陳：若說起來，真是很惜快(很苦)啊。我奶和我弟食(一起住)替他帶小孩，我嫂去澳角，清檀澳下方馬祖高中上面那邊田裡工作，都是把小孩，剖腹生的那個女兒放在籬(竹簍)裡擔去，回來時菜拔一籬稱頭擔回來，以前真的很苦，這小孩我把她叫做「腹裡獅」，現在在台灣，也生了二個兒子。

我嫂生四個兒子，只剩下一個大頭，如有二個就好了。

游：大頭是大的還是最小的？

陳：大頭好像是最小的了。我嫂就說了，還好有一個。

游：大頭很好，他很孝順。

陳：大頭很疼我，有什麼都依姑依姑，我嫂也很疼我呢。我這次回來，感冒了一二十天，都沒過去看她，從後九到現在都還沒過去，這幾天也要過去看看。

我嫂說下雨天過來，平常白天她去種菜，種了菜送給別人，別人送東西給她，她沒東西還人情，也要有菜還人。

游：一半她也可以過悶(打發時間)。

陳：是啊，就是這樣。大頭老婆說起來也很好，很節儉，也很結打。

游：有空真要常去妳嫂嫂那裡看看。

陳：她叫我去，說咳嗽有藥吃，只要去拔「白花點折草」，那種開白色花的，她家門兜就有了，叫我過去拔，我也沒去。她是「百二症」(很厲害的中草醫生)，這也會那也會。今日那個大陸的女孩子說，她婆婆生「火葡萄」(帶狀疱疹)生死了，火葡萄爆出來。以前我第二哥哥生火葡萄，從左肩開始生，搯甲(跨過背後)，若讓它對接起來，就沒主意了(沒辦法了)。那要用「雞母刺」，掘回來後，頭部用搗爛，用雞蛋津(生的蛋白)調勻來貼，非常有效。我哥那時生，去六間排(復興村)去問「契契婆」，她說用黃土和進去，後來好了。所以我爹也知道火葡萄這事。雞母刺是那種一身都是刺開紫色的花，很涼的。還有生「藤走蛇」，從左後腰生過來。

游：藤走蛇和火葡萄不一樣？

陳：藤走蛇和蛇一樣，會卷卷過來，知道的人會用毛筆畫起來，不讓它延伸出去，也要用雞母刺治。大陸那位，不知道，它生在肚子裡，生到爆，所以死了。

游：生火葡萄很痛很痛的。

陳：火葡萄很熱呀，所以很痛，痛得受不了。

游：以前沒醫官，只能靠草藥。

陳：以前有人生「橫疔」(長在腹股溝的癰癤)，這裡腫起來，我爹生過，以前有人生「橫疔」爆了就死了。我叔以前生橫疔，後來我爹知道了，他就去拔了「毛肚草」，那種葉子粗粗的，我奶樓後有長，把它搗一搗拿來燉壽酒食，渣渣放在鼎裡糍了貼，不用貼幾天就好了。

游：妳現在還認得毛肚草吧？

陳：不認得了。之前五間排金龍嫂請我嫂拔，前幾天送了一條鱸魚給我嫂，我嫂寄人家拿過去還他。

游：下日(改天)也要去請教妳嫂。

陳：兜隴(中隴)妳嬤上山(出殯)作得很熱鬧，用布牽著，從山隴繞去(墓地)，妳記得嗎？(一種送葬儀式謂之執紼)

游：我那時還小。

陳：從兜隴扛下來，繞過山隴街上，白白的布很長，人們牽著白布走。妳嬤和我

姆婆(先生的伯母)是姐妹呀。她們很多個姐妹，六間排祥泰他依嬭一個，寶坤他奶一個，歟苞婆一個，我姆婆一個，好像四五個。她們外家是外角澳。妳祖母真會生，兒子生那麼多個，女兒也生那麼多個。

游：依姆，謝謝妳今旦和我們聊天這麼久。

官銓太先生訪談文字記錄

訪談對象：官銓太先生(67 歲，台灣電力公司馬祖區處退休，訪談內容談及馬祖電力設施的建設過程及發展)

訪談時間：108 年 7 月 23 日

訪談地點：牛角社區活動中心

主訪者：游桂香、鄭嬌英

助訪者：劉梅玉

實習者：林月容、王天光、黃開洋

游：請官大哥和我們談談馬祖地區的電力供應發展過展。

官：最早之前，先建設了南竿發電廠。民國 58 年，那時實施戰地政訓，有戰地政務委員會，請國防部、馬祖防衛部和台灣電力公司，來協助籌劃，籌畫好就開始興建了，到了 60 年 7 月 1 日南竿發電廠就正式供電了，那時就是 24 小時供電。在那個之前有沒有發電機？也有，一些公家機關，像那個醫院、戰地小組、軍方重要單位都有，但是他供電時間是有限的，我記得那時的衛生院，因為我家就住在旁邊，衛生院一天只有供電 2 個小時，他們自己牽一下電線點燈泡。在這之前沒有電，唯一的好處是那時候可以看到好多星星。

游：那時候沒有光害。

官：那時候沒有光害，喔！好多好多星星。

鄭：滿天星。

官：那真是滿天星，妳們有沒有想到一首歌？

游：「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

官：不是。

鄭：滿天星有歌喔？

官：有哦！「天上星星數不清，顆顆都是我的夢」，那時沒有光害，星星真的好多，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可以看到的只有幾顆星了。

民國 58 年籌劃的南竿發電廠，60 年 7 月 1 日正式供電，然後後面陸陸續續有了北竿、東引、東西莒電廠。我就是負責北竿發電廠，我是 63 年 12 月 6 日考進來的，然後我在北竿發電廠負責外線的架線，架線、去挖柱基坑、栽電桿，以前都是用木桿。北竿大約是到 64 年才供電。63 年建廠的時候，各離島都有了電廠，就規劃報請經濟部準備成立「電力公司」依照

公司法成立公司，到 64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馬祖電力公司」，裡面有三個單位：國防部的、馬防部的、縣政府的。戰地政務時期馬防部司令官兼我們「董事長」，馬防部秘書長，現在稱為政戰部主任，少將級，兼我們的總經理，下面再設一些單位。那時是 64 年，電價也是我們自己來定，因為我們是公司制，電價可以自己定。你們想想看，那時候的電價一度多少錢？

鄭：民國 64 年嗎？

官：你們可以回想一下，64 年，65 年，一直到 78 年，你們想想看電價多少錢？那時候我在電力公司服務，我是抄表員，後來任總辦營業核算員，那時候營業電一度十幾塊。

鄭：很貴嗎？

官：很貴，貴得不得了，營業電一度十幾塊，非營業電一度也有 7-8 塊，或 8-9 塊，在我的印象中啦，時間比較久了，記得不是很清楚。那時候電價很貴，但那時公司可以自給自足，因為有盈餘，一方面電價高，再加上政府有補助，所以那時候是還不錯，但是到了 78 年，政府有函文來，說我們的電價要和全國同步，馬祖的電價不能比台灣貴那麼多，那時台灣的電價有下修才 2 塊多，我們是 8-9 塊（一般用電）10 幾塊（營業用電），78 年的時候，政府要我們的電價比照台電。

黃：是什麼單位要求降價？

官：那時候是行政院嘛，要求我們電價要和台灣同步，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收入不足的部份由行政院補貼。如果沒有補貼，就連薪水都發不出來了，那時候我們的設備也比較老舊，設備要探要更新什麼的都沒有錢。到 81 年的時候戰地政務解除，那時候由台電託管，馬祖電力公司由台電託管，由他們負責我們整個的營運，但是那個差額，我這是聽說啦，那個差額是由行政院，由國家來補貼，我們馬祖四鄉五島的電費由行政院補貼，但聽以前台電的同事說，行政院都沒給錢，因為都屬於國家的嘛，台電也是國家的，左邊給右邊，右邊給左邊，所以行政院都沒給錢，所以我們到 86 年 7 月 1 日的時候就併入台電，那時候我是分任的，就是職員，要考試的，通過以後才能再任用。

黃：沒有考過的怎麼辦？

官：沒有考過的不知道是不是變成「評價」的我不知道，但是應該不會再續聘。所以那時我也比較緊張。所以那時所有分任人員要重新考試，但是，考的人也全部考過了，我很用功，他們也很用功，所以大家都過了。

86 年併入台電以後，我們就成立了「馬祖區營業處」就是現在稱的「馬祖區處」。

鄭：頭銜變了。

官：是，頭銜變了，我們設有處長！副處長，下面有幾個科，電力、業務、總務、會計、政風、人資，大概這樣。93 年時我接人資科長兼政風，然後，98 年我轉任政風，所以我那時在金馬工務所比較久。金馬工務所是民國 91 年，台電來勘查「珠山電廠」的廠址，91 年就決定了建在現在的位址，92 年開工，金馬工務所 93 年就過來了。

游：不好意思我打斷一下，請問馬祖區處和金馬工務所是兩個不同單位嗎？

官：是二個單位。

游：但是都隸屬於台電？

官：都是台電的，金馬工務所是屬於台電的「營建處」，他們是負責金門跟馬祖的電廠的施工營造。金馬工務所我們立原本在金門蓋發電廠，然後我們這邊開始蓋了，他們人就過來，92 年開始施工。98 年還是 100 年完工？時間久了，忘記了，現在年紀大了記不清楚了。（98 年完工）他那個機組是重油發電。我們以前的機組比較小，大概 330 瓩，現在珠山電廠是 3500 瓩。以前是用燃油發電，就是柴油發電，現在是重油發電。所以說以前的電價高，每只要一開個門，就要虧 100 萬，說實在話，在馬祖區營業處來講，他們希望你們用電用得越少越好，那我虧得就越少。之前聽我們處長、長官們都在說，一天大概要虧 100 多萬。但原則上還是為了地方上的繁榮，還是擴充了很多設備。珠山電廠為什麼要建？有二個關鍵，一個是因為地區經濟上慢慢起來了來，再來碼頭的興建、機場的興建，用電量會比較大，所以就規劃珠山電廠，以前珠山電廠屬於我們馬祖區營業處下面的一個單位，現在歸併到協和發電廠去了，由協和發電廠在管理，電務、人資、會計等，只有政風是馬祖的，因為三個系統不一樣，一個是人資、一個是會計，一個是政風系統，三個都是不一樣的，除了政風，其他的都要把資料送到台灣（協和電廠）去。

游：那所謂的外線的，做工程的呢？

官：那些線路工程的都屬於我們區營業處，外線是屬於電務組的，就是我們以前說的電務課的下面的一個部門所設的一個班，外線班。

鄭：我們小時候都沒有電，那你在還沒有供電之前，家裡用什麼照明？

官：這個說來話長，那時候和現在真是天壤之別。以前喏，如果能用到蠟燭，就已經很不錯了。第一個是「洋晃」，用豆腐乳罐子，吃完豆腐乳，把它的蓋

子做一下，用煤油點，以前煤油都很難買得到，那就是算奢侈品了，剪一塊布作燈芯放進去，用火柴點燃。最由我們都是用那個照明，然後進步到蠟燭，再到煤油燈馬燈，到了民國 60 幾年，用氣燈，人家開店的，開撞球店的、餛飩店的，都用那個氣燈，用前都要打氣，一直打氣，那個比較亮。

鄭：那個好特號的。

官：以前我記得，沒有電嘛，夏天都在外面乘涼，每個人都拿一把扇子，一張板凳，在外面門口睡覺、看月亮、看星星，那時候就是這樣，風一大吹得火光一閃一閃的，寫字的時候連看都看不清楚。

鄭：可是那時候的人很少近視眼呢！燭光還那麼小！

官：對啊，燭光小，而且以前比較苦，大家都省，一回到家一進到房門就「呼」一聲把火吹熄（遠離書本），怎麼會近視呢？現在不一樣，手機、電視，開車還可以一邊看手機呢，不近視也難。

游：那以前漁民沒有燈…

官：喔，講到漁民，我記憶最深刻的是「打楸」，打楸你記得嗎？那就是我們講的定置網，我們這邊以前是漁村，定置網要把那個椿載出去海裡，早上大概三點多雞剛剛才叫天都還沒亮，「打楸喔！」就有人在叫，起床了嘛。想起以前，那個魚蝦很多，現在帶魚都買不到了，以前哪，在那港口，船一回來，都是熟人啊，（漁民把魚）丟給你，就拿回去了。想起以前那個蝦米，曬在馬路上、廣場上，都是啊！

游：官大哥你家以前也是打漁的嗎！

官：我沒有打魚，但是我的堂兄弟都在打魚。官大哥以前是很苦的，只有種菜只有吃菜，魚都沒得吃。

鄭：打魚還有下雜魚可以吃。

官：以前魚蝦很多啊，那時抓螃蟹回來時，整個操場都是，你要吃自己拿，現在你要找不到了。

游：官大哥，你這個「官」姓好像只有你們復興村有幾戶，你們從大陸什麼地方來的？

官：我聽我爸爸說過，我們是長樂「琯頭」那邊來的。

游：你們不是從有一個村莊…

官：官家村，我有回去找過。我有去看過，那時我堂哥「銓安」在的時候，他那邊有認識的「自家人」（本家），我去那邊看過，全部姓官，他們有「上官」「下官」，還有姓鄭的，他們有刻（祠堂石碑）。在金豐那裡。

游：所以你們家搬來馬祖幾代了？到你為止幾代了！

官：我知道的話是從我嬤，我爸爸，到我，我兒子、孫子。我只知道這樣。我的依公我都不知道。

游：你沒見過你的祖父，只見過你祖母。

官：我祖母活到 80 幾歲。

游：所以你是聽你祖母說是從她那一代搬來的？還是她之前的祖先就搬來了？

官：應該是我祖母和祖父之前的祖先的兄弟就搬來這邊了，我公和我堂哥他們的祖父都是親兄弟，然後下面才分出來的，所以才變成所謂的「親叔伯」的。

游：那你們家有族譜嗎？

官：沒有。

游：有沒有想過去追族譜呢？

官：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年齡大了，就是一天過得快樂一點就好，不要去想太多，像現在每個禮拜二、禮拜五來這裡共餐，期盼著共餐和大家聚一聚。

黃：大同之家好像有一位老奶奶好像也是姓官。

官：哦！那個叫做「官志成」是我侄兒，我的輩份比他大。

鄭：但他年齡也不小了。

官：他年齡跟我差不多，我是「銓」字輩，他是「志」字輩。

游：他和官志賢同一輩。所以有一位姓官的先生住在大同之家。

黃：請教一下，您家沒有家譜，那您怎麼知道輩份呢？

官：那是按照以前的嘛，按照輩份排下來的。

黃：大哥不是說他們沒有族譜？

游：沒有族譜，有口傳哪！

官：我跟我兒子還有按照輩份排，到我孫子這輩就沒按著排，就隨便了。想叫什麼名字，只要姓不改，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鄭：如果有去找族譜就可以一直排下去了。

官：跟各位報告，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問題，只要過得幸福快樂就好了。其他的想太多沒有用，日子簡單過就好，看到妳就高興了，（指鄭）以前她在學校是美女，想當年，很多人追，人家追她唱的這首歌，以前有人是追不上就不追了，但也有人追不上就恨，這首歌（唱）：「鄭嬌英，什麼東西，妳為何生得這麼美麗？」（眾人笑）

眾人問：真的喔？哇！

官：人家都追不上，最後嫁給我們楊縣長。這是事實嘛。

鄭：謝謝學長都講好話。

官：（美麗）是事實嘛，我們不講假話的，她以前真的很漂亮的。

鄭：那你在職業生涯中有沒有什麼最難忘的事情？

官：有，工作的時候，有一次在北竿，那時候民國 63-64 年剛開始送電的時候，然後我們去接副線，接到電表箱，那時候我們是菜鳥，用鉗子去鉸鉸，突然感電了，整個人跳起來，那時嚇死了。

游：那是高壓電嗎？

官：不是，那不是高壓電。若是高壓電那還得了？那是 110V 的電。

游：有一次你同事陳天發，他真是運氣太好了，幸好都平安無事。

官：我知道，他是感電之後掉下來。做台電的真的是很辛苦。

游：所以說你們都是「功在馬祖」。

官：很辛苦，每個部門都很辛苦。你看台電喔一通電話服務就到，你們想想有哪個單位一通電話服務就到？我們是一天 24 小時服務。半夜沒有電，電桿倒了，一通電話工程人員馬上就去了，刮風下雨，都要去。颱風天人員都要留守，所以說台電人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我們馬祖列島又這麼分散，每個電廠的人員又不多，值班的話真的很辛苦，所以說頂呱呱！

游：剛才有一張照片，你們電力公司合照，你坐在第一排正中央，我們一眼就認出來了。沒怎麼變哪！

官：（指著照片）現在老花眼啦！這個是我們總經理，叫什麼華的…

黃：這位叫做「陳漢華」。這個民國幾年拍的？

官：（搖頭）忘記了，忘記了。

游：你們有沒有每年拍團體照？

官：沒有。這個是大樓還沒有蓋以前拍的，應該是民國 60 幾年。

黃：那個時候陳漢華已經不秘書長了。

官：早期總經理是由馬防部政戰部主任來兼任，司令官兼我們的董事長。

黃：這位陳漢華的背景是什麼？

官：陳漢華之後還有好幾任，陳漢華這時候不是兼總經理了，但董事長還是司令官兼。

黃：這裡面的人你都認識。

官：都認識。只是現在沒有戴老花眼鏡。

鄭：他們都是同事（當然認識）。

官：看到這樣的照片就感慨萬千啊，以前叫我「大哥」，官大哥，過來過來；後

來一叫叫成「官叔叔」，之後叫「官老爺，什麼時候來聚一聚吧」，時間真是得好快！從大哥變成老爺了。

游：這一批馬祖電力的第一批先鋒，對馬祖的貢獻真的非常大。

官：第一批是民國 58 年時候的陳寶利處長他們那時候。

鄭：你們算是第二批，和陳金才、阿乾他們同一批。

官：那個 58 年時候，以及我們這批人，都是由台電為我們作代訓，所有的技術、裝機什麼的，都是台電支援的，沒有台電的話也沒轍。

鄭：你們經過好幾個階段，哪一個階段薪水最好？

官：這個怎麼講？應該都差不多吧。

游：薪資方面應該都有一定的水準，政府都有規範，應該不會有差別的。

官：台電是一個有制度的公司，人家他們的制度都是非常完整的，你占到什麼位子就給你什麼薪水，按照薪資表來的，薪資調整跟著走。台電是一個非常 OK 的、非常有制度的一個單位。我現在也一年多了，時間過得好快，感覺老了。

游：不會老啦，精神永不老！

鄭：不會老啦，再出來服務社會。

官：（唱）多少人曾愛你青春歡唱的時辰，愛慕你的美麗和假意或真心，只有一個人愛你虔誠的靈魂，愛你臉上蒼老的皺紋…，怎麼會不老？都老啦！（眾人拍手鼓掌）

游：官大哥請問你一下，你進電力公司時他們已經供電了嗎？

官：供電了。

游：那他還沒供電時你在馬祖嗎？當第一次電燈亮起來的那一剎那，你有什麼感覺？

官：爽哪！就像那個電話啊，中華電信剛開始電話跟台灣通的時候，大家排隊打電話，電話一接通喔，哇！爽！排了一二小時的隊都在那邊排。電也是這樣，那時候電燈一亮，哇！真的，什麼都方便，沒有電什麼都不方便。有電了以後，慢慢慢慢經濟就發展起來了，沒電力時所有可以插電的工具什麼都沒有。

王：（有了電以後）台灣有的我們這裡就同時享受到。

官：對！對！對！只要你有錢買，所有設備你都可以享受到。以前沒有電時，你錢再多買很多設備也都沒辦法用的，電扇、冷氣裝著幹嘛？沒有電也不能用。

王：我記得以前沒有電力公司的時候，民間也有少數的發電機，有人做這種生意，去買個大型的發電機來發電，牽線牽到民眾家裡去。

官：對！他們是按（燈泡）盞數來收費。

游：對啊，以前的發電機馬祖話叫做「發電鼓」，福沃的「高東發電鼓」，就在現在商會上方馬路邊上的小房子，那個時候肩負起福沃所有的商家的照明。

官：但是他們那時候還是有時間的限制，例如晚上幾點到幾點的。

游：對，例如晚上 7 點到 9 點供電。

官：我記得我唸馬中的時候，那時候學校有一台發電機，有一個白犬(莒光)人，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我們的工友，發電機就是他負責的我們晚上要晚自習有電燈用。(時間過)好快，晃一晃幾十年，時間真是太快了。

游：老馬電人，精神值得讚揚。

官：老馬電的精神說真的值得很多單位看齊的，我們的服務是最好的，像半夜電話一打來，我們立即服務，有些單位會說：今天禮拜天我們不上班，你禮拜一再打來。台電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備勤。

游：你們真是功在馬祖，馬電以你們為榮，你們也以馬電為榮。

官：我是以馬電為榮，但是絕對沒有功在馬祖。我們是很辛苦，比我們辛苦的人還很多。我能進入馬電(工作)再轉換為台電，真的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曹祥忠老先生訪談

受訪者：曹祥忠(82 歲，10 歲時進大陸，兩岸分隔，59 歲再依親返回馬祖，已回馬祖 23 年，訪談內容談及滯留大陸近五十年的生活狀況，以及再回到馬祖之後的生活適應及心路歷程)

主訪者：游桂香

助訪者：鄭嬌英

訪談時間：108/07/27

訪談地點：曹祥忠老先生家客廳

游：依伯您好，請和我們聊聊天。

曹：現在年齡過大了，講不清楚了。

游：不會啦，以前曾和你聊天遇，你講話都講得很好，有一句話，很久了，我還記得，但不是很清楚。「一代富，別裙折褲.....」

曹：一代富，抄裙別褲；二代富，長衫半褲；三代富，不知祖宗世故。第一代做到富是抄裙別褲去做，到了兒子的階段的二代富，會說我爹有錢了，可以穿著長衫半褲，富到第三代，覺得家裡有錢了，卻不知道祖先是如何辛苦工作才有錢的，祖先的惜快不知。

游：所以，只有自己手裡做的才會記得辛苦。您最近有做什麼工作嗎？

曹：沒做，沒做很久了。種一些菜自家吃。

游：最近很少見到您出去玩啊，以前還常看到你去福沃走走。

曹：有，有空還是會過去走走。最近養了三、四隻羊，牽進牽出的，也很絆人，就比較沒有空去玩。

我今年 82 歲了，尚虎的。

游、鄭：看不出來呀，精神體力還很好呢，這麼健康，腳手很活。

曹：我都是用走的，走到福沃，也是用走回來的。

游：就是這樣常走，身體才會這麼好。

曹：前幾天，大陸我姪女來，到福沃無牙的館店(涼山頂餐廳)請她吃飯，飯後，我不要坐車，特地走路回來。

游：您去福沃，福沃有沒有誰和你是最好的朋友？

曹：有，有，我只是老人活動中心坐坐，過悶一下。

游：您是民國幾年從大陸過的？

曹：到今年年底，我過來 23 年了。

游：您以前是在馬祖出世的嗎！

曹：是的。才 10 歲就進去大陸，我 10 歲時，國軍來了，我還記得，國軍來時，他們在山邊開挖戰壕，白天挖完他們走了，晚上，我們小孩子一群就跑去逛，去看，很有趣。

那時，我姐姐怕我被抓去當兵，鴨抓了一隻給我，叫我搭「交通船」進去。交通船進去一趟之後，完了，就停了，我就出不來了。

游：以前有交通船？馬祖開到大陸的交通船？那是不是錨纜？

曹：不是，船不是很大。

鄭：是用機器的嗎？

曹：有無機器是不知道，但是是有帆的。

游：柴(木造)的船？

曹：是的，使用帆的。就是那一趟進去，就出不來了。所以現在什麼補償都沒有，民防隊補償金一塊都沒有，現在就只有老人年金每個月 6500 元。

游：那您 10 歲以前就是住在牛角澳？這間就是您的祖厝嗎？

曹：是的。這間本來都壞掉了，我爹手裡重新起的。

游：您 10 歲去大陸，那裡有什麼親戚嗎？

曹：我叔叔，我爹的兄弟，人家叫他「猴母」，牛角人都知道。我那時小孩子，跟在他身邊做小活，賺一碗飯吃，他把我盛兜來(接來身邊)，不然沒得歸(依靠)。大陸也有祖厝，被我爹別的兄弟拿去了，我爹出來馬祖，裡面(的房子)被人拿走了。祖厝一間，也是三個兄弟共有，我爹名叫「番仔」，「仔弟」「猴姆」三個兄弟，我爹最大。

游：您那時搭交通船，是在哪裡或有碼頭登船嗎？

曹：忘了是在牛角澳還是福澳，那時沒有碼頭，船都是攏在澳裡。

游：還記得你搭誰的船進去嗎！

曹：那人稍微有點印象，名字也忘了，都幾十年了。

家庭也是在大陸成立的(成家)，後來，外面和大陸通了，我們知道了才搬回來。

游：你在大陸幾歲結婚？

曹：二十幾歲。結婚的事都是自己處理(父母不在身邊)，又沒有什麼財產，結婚時還是租別人家的房子，我公的祖厝被其他本家住了，因為我們出來在馬祖。

游：您們家搬到馬祖一共多少代了？是您公的依公，還是哪代祖先搬來馬祖？

曹：也不知道有幾代。我只知道我公、我爹、我、我子、我孫，也三、四代，四、五代了。我這間房子也很大，只是屋頂用鐵片，四週牆也都是水泥的。

游：您這家很好了，裝修之後住得很舒適。你們家曹以杰很結打(勤勞)也很本事(能力好)。

曹：囡子一日黠一日，老人一日笨一日，小孩子越大越黠了，現在小孩電視、電腦裡看過多東西，學很快，以前小孩沒這麼黠。

游：依伯，您以前在大陸是做什麼行業的？做工程的或是有去種菜什麼的？

曹：也有去做田園(務農)，也有去做買賣，挑葱賣菜、賣魚等。

游：這樣也算做生意。

曹：小生意，也沒算做生意。也有去賣菜，自己種的。

游：您都是挑到別村別澳去賣嗎？

曹：也有到閩候縣那邊的亭江去賣(應是口誤，亭江屬連江縣，現為馬尾區的一個鄉鎮，與曹朱村隔江相望。而閩候位在福州西北方，從長樂縣曹朱村和閩候之間的距離雖有閩江可航行但非一日可往返)，有船，早上三點就要用車推去搭船，賣了之後，返程有如我們南竿、北竿這樣有船來回，賣完了之後就原船回。他那邊比較暢銷，那個村的人都是去出國的，沒人種菜，我們才拿過去賣。

游：亭江和你們曹朱村很遠呢。

曹：嗯，是很遠，現在很好了，橋都做了好幾條(連接閩江南北岸)。

游：以前是用渡輪渡過去？

曹：是的，就像南、北竿這樣。

游：您種菜的地是自己的還是向別人購(租)的？

曹：地是公家的，都可以種，不要錢的。

游：賣了菜是不是要繳稅？

曹：著(要)喔，作田園要糶，要完糧，比如說一畝田要穀一石或多少，繳去要給兵哥吃。再來，如果說市場可值 30 元，糶的時候只糶 7-8 元。完糧這一石是沒有錢的，這是義務要你這樣糶，田給你做沒有田贖，當然要糶給政府。現在都沒有了，現在很好，現在做田的，公家還有補助你，原料(肥料)等都補助你。完糧等義務都沒有了。現在生活好了，才開始的時候等苦的，毛澤東才開始時很惜快的。

游：文化大革命時吧。

曹：那時很省食儉穿，人口那麼多，一個月限你用油多少、肉吃多少，一年到頭布證發給你，只發一丈四，一年只發二套衣裳，冷的一套、熱的一套。他那

麼多人，那時毛打天下才打下來，哪裡有什麼多的，也是省食儉穿。現在很快(生活很好)了。

游：正是，現在大陸裡面什麼都快了。

曹：現在做工都沒人做了，做工都是請四川人來做了，現在生活很好了。大陸這幾年進步很厲害。咱們台灣做到落伍了，以前台灣很好，我剛出來那些日子，台灣真的很好，是寶島，美國想要，日本仔想要，大陸也想要，現時做不好了。

那時候台灣想要做工，工作機會多得是，只怕你不做。

游：文化大革命時，你們都要參加公社？

曹：文化大革命時，上面(高層)是做很好，下底(基層)做壞了，沒聽上面的嘴。文化大革命時，像牛角這樣一個村，只有一個灶，飯呢屯著屯著，配(菜)勻一下，所有人都在這裡吃，有專人煮飯，上班時，掛上一面旗，好比我們議會這樣最高的地方，旗昇上去，大家都去上班，下班時，旗就拉下來，就回來吃飯。大家合著吃(全村合著吃大鍋飯)。百姓有吃有穿了之後，蕃薯掉滿地都不撿回去，後來沒多久，就垮台了。文化革命結束了。其實毛澤東頭腦很好，他打天下，你看，他很厲害的。

游：你們曹朱有幾間廟？我有去看過你們擺暝。

曹：曹朱最大那間廟在文石那邊那間「龍山寺」。龍山寺是 13 個村都有份的，不是只有曹朱，還有鶴上、潭頭、文石…，13 村的。

游：曹朱本身有沒有廟？

曹：有，曹朱的廟號作「奶宮」(臨水夫人)，拜大王，娘奶，土地，三位神明。三位神明在一間廟裡，有後福(村)隔壁。半段做禮堂，大家開會、作戲什麼的都在那裡。

游：曹朱那間祠堂也很大。祠堂裡也有寨神明嗎？

曹：祠堂以前是放公婆嬭(祖先)神位放裡面，現在都沒放了。

游：我有一年去大陸參加擺暝，也到過你們以杰的家。我們從龍山寺走到曹朱，鼓板、行高蹺...等等，好熱鬧。

曹：大陸人很傾案(很大方)，擺暝擺一暝著出的錢很多，我們這裡很便宜，擺二暝才出 1000 塊錢，大陸的人民幣要出成千(近 1000)塊。

游：文化大革命時，龍山寺有被紅衛兵破壞過嗎？

曹：有，全部都被拆了，只剩一牆，後來大陸換鄧小平作總統，重新又建起，現在起得很好了。

游：裡面寨的神明好多呀。

曹：好多。龍山寺帝爺很威靈啊！有一個人，曹朱出名的人號(名字)全全，全家都在美國(移民)，全全他兒子、媳婦說龍山寺做得那麼好了，請他照幾張相片來給他們看，他用手機去拍神像，進到廟裡就壞了，全新的手機呢，但拿到寺外就又可以照相(功能恢復)，去問，龍山寺帝爺說不准你照。妳看，厲不厲害？這是真的事，不是說笑。他原來不相信，怎麼在寺外照得好好的，寺裡就無法照相了，就是不肯讓照相囉。

游：龍山寺主要是拜帝爺？

曹：是，帝爺，帝爺也很多位，還有很多種神明。

游：帝爺為什麼會號作帝爺？有沒有什麼故事？

曹：這也不知道很詳細，從古代就是很威靈了。有傳說后福(后福村林姓大村)有九使帝爺。以前要到福州買元寶，都要上稅，龍山寺買的都不用上稅，別的廟去買都要，后福去買時報上自己是龍山寺買所以沒稅。龍山寺後面有港有船，載元寶要由寺後駛過，要上岸準備載走時，全部角角(元寶的角)都燒了，大家都說怎麼會燒了？哦，原來他們是報龍山寺買的元寶，到了這裡，就把它燒了。妳看，厲害嗎？

游：神明的事沒瞞的。

曹：神明很厲害，祂暗暗的。神信神信，不可全信，也不可無信，你信也使得，怠慢也勿使得，不信，也在你，但莫怠慢。怠慢、去罵祂，說祂無靈，都不可以，若這樣，以後會做盤數(遭殃)，你若無信，嘴抵硬硬的(閉嘴)，也沒有事。

鄭：沒信是你事情，但勿使亂講話。

游：您在大陸是在哪一年才知道可以出來，回來馬祖？

曹：我姐批(信)寫回去，金梅她媽媽是我的親姐姐，山隴伙順老婆陳依興他媽媽是我親叔伯姐(堂姐)。我們才辦手續回來。

從前人說的話很真，「財」「子」「壽」三般沒辦法懇求，若這個人本事也好，去求一樣有沒有能力求得？我最好歲壽吃到二千歲不倒下，財最好我能有幾千幾萬億，沒可能吧！子，最好唐甫仔(男孩子)生個二、三十個，媳婦討了，熱不熱鬧？沒可能，財、子、壽三般沒得懇求，這古話人說了，很有道理，很厲害呀！古代沒有科學家，沒電腦，他全是這樣(用話流傳下來)，也是有試驗過。

曲蹄仔，那在江中生活、討魚的曲蹄仔，岸上的人不給上岸，他想起厝，

欲起只能起在澳下面江(海)墘，上面沒辦法起。有海沒海討(收獲好或不好)，他們年暝兜(年關將屆前)做年做清楚，30 那晚在船上堵面，看天，今年暝有魚沒魚，都不能瞞得他們，他們做久了的事，有經驗了。做官也有經驗的，做官好壞差很多，齊齊做官，經驗足他做得好，沒經驗他就工夫差。

游：依伯您學問這麼好，在大陸有讀書嗎？

曹：有讀過一點書，讀得不多。讀夜校的，晚上去讀的那種，日當做事情，暝晡去讀。

游：和我們這邊以前的民教班一樣。所以一般的報紙您都能看？

曹：看不狠(謙虛，看得懂不多)。剛才講的神明的事，九使是后福的神明，祂在江墘(江邊)，我媳媳林秀就是后福的人。后福有個人去江裡去挖西蛤，別人時間到了，都駛回去了，但進人人稱「海賴」，賴著不走，都想比別人多耙一些。那時是春水時間，煞乎的時發暴(突然來了暴風雨)，伸手看不見掌(天色黑暗)，大雨下下來，這三四個人跪在蓬蓋上面求九使爺：「九使爺！九使爺！給弟子如果大命可保，船可駛到厝之後，戲做一本給祢看。」從前的人連飯都沒得食啊，蕃薯米食都沒飽，哪來的錢請班做戲給神明看呢？求之後，九使爺把霧裂一道廊起來，讓船可以駛回去，回到厝前，九使爺廟面前再進去一點。下得船來後，船老大說：「我們剛才向九使爺祈求如果大命可保，演一本戲給九使爺看，但是，我們這幾個人連蕃薯米都沒得食，哪裡有錢去作戲？」所以，幾個人雙腳跪地，當天向九使爺雜：「當弟子(剛才)說的是太吠，太吠。」既然這樣講了，九使爺當然拿高手給你過(放過)，當作犬吠就沒算了。這也是以前聽老人家攀講的。

這些是以前文化革命時，我們去「上路」(長樂北方)去鐵道，下雨天沒法工作，在一起攀講，他們講的。

游：你那時做哪裡的鐵路？

曹：那是很大的地方，那個通了全國一半國的鐵道。我是在福建省做鐵道。

游：文化革命時的國家建設你們也出了很多的力。

曹：那條鐵道建得很好，差不多全國都通了，你這省負責建這省的鐵道，那省負責建那省的鐵道。然得續起來。

那時周恩來總理跟毛澤東講，這條鐵道「三年準備完成」，日本仔聽了說「你中國這麼弱，你五年都完成不了」，毛澤東和周恩來說日本仔會這樣講不能讓他們看笑話，所以拼命趕，那時機器很少，都是用手工，三班制，人有停工地沒停，一班做完八小時，另一班人接上去，後來，才二年一就通了，十

幾省都通了。人多可做事，但不夠安全，人也去了(傷亡)很多，那時沒經驗，打山洞時崩下來，損失很多人。

游：所以大陸現在的進步也犧牲了很多。

曹：大陸現在很進步哦！

游：你有常常回大陸去看看嗎？

曹：有啊，這次才回來沒幾天，我岳母老的(往生)那時才回大陸去的。我丈人還在，很老了，現在連錢是什麼錢都不知道了，是 100，是 500，是 1000 都不知道了。人家給他錢，只知道大張、小張的，太老了，過老人，人老了就是這式。

鄭：你只有一個小孩阿杰嗎！

曹：我有一男一女二個小孩。我才 30 多歲我太太就沒了，

游：後來有再討嗎？

曹：有！

游：你一人要帶小孩還要工作，很辛苦的。

曹：小孩稍微大一點，寄養在我丈母娘家，幾年後孩子就長大了。後來我戶口遷到馬祖來，移居外面，那時好多個連江的女人想跟著我，我說我不要，她們想出來工作，也想把孩子帶出來，我說不要，我自己有兒子、女兒了，不要多找麻煩，要她們做什麼呢？

游：你剛出來的時候，初初到這裡心裡會不會不舒服(適應上的問題)？

曹：還好。

鄭：親戚們會照顧的。

曹：現時，我們外面，說起來現在不像以前那麼好，但有些地方還是比大陸好，薪水還是較高，像我們的老人年金每個月 6500，大陸就吃不起，他們人太多啦！

游：你除了 6500 之外，你自己還能工作，種菜什麼的。

曹：我以前被淪陷在大陸，民防隊(補償金)都沒吃到，現在每年發 4 萬，這 4 萬又不用做事，每年領。我(民防隊)沒做，也沒辦法。

游：你女兒還在大陸嗎？

曹：我女兒在台灣，我先出來後她才出來，父親先出來才能帶她出來。她會做服裝，她在大陸時也是做服裝，我女婿在台灣也是做工，大陸出來的人只能做工，開店的位置沒份，當官沒份、公務員沒份，所以都是做工。

游：腳手會力(身體健康)，做什麼都一樣的。勞工神聖，對不對？

曹：正是。出來之後我姐姐們、外甥女們對我很好。

游：你會常去台灣走走嗎？

曹：很少。我姐也變得笨(失智)了，前幾天我兒子打電話過去之後說，姑媽很笨了，煤氣開了都忘了關，我說都這樣，老人老了就是這樣。

鄭：她 90 好幾了。

曹：她大我好幾歲，我都 82 歲了。人都是這樣，一天老過一天。

游：現在牛角澳有「老人共餐」都沒看見你下去吃飯？

曹：我都沒有去。

游：為什麼不去呢？出去走動走動啊。

曹：我出來 23 年了，88 節(父親節聚餐)只去吃一頓，老人節吃一頓，之後都沒去。下面(共餐)一個禮拜吃二頓，禮拜二、禮拜五，我都没去吃。

游：你有閒就下去呀，有伴食飯啊。

曹：哎，我們這邊有一二個人胚殼(脾氣)很低，你不知道，有一次民政局辦活動，爬摩天嶺。我這人是從來不去這種活動的，那天，我坐在酒廠前面玩。那天贈品都分光了，大概有 17-18 個人沒有分到，就在那裡咆哮大罵。我心想怎麼這裡的人怎麼會這樣，把它仔細看一下，有些人一家人，兒子、媳婦都在公家機關上班，每月都十幾萬收入，這些贈品只值 2-300 百、4-500 百，還在咆哮大罵。我都不理他們，只在旁邊瞧一下是誰，放在心裡。後來民政局的人來了(在酒廠前面分贈品)，有分到的人都走了，沒分到的人就在那裡咆哮，工作人員趕緊又上去(摩天嶺上)報告長官，長官趕快下來。那樣也很沒味(尷尬)，東西不夠，只好拿個簿子登記一下是誰沒拿到，改天補給他。從那年起，民政局都不辦活動了。

有些人真是眼睛很後很近，沒拿到就不高興。其實，我們做人要看這個家裡孩子會不會發展、媳婦好不好，要看這個呀！不是分個 200、300，這個算什麼呢？以前都沒分到不也是過得好好的？

有些人的視野很近。那年我出來的第一年，去吃爸爸節(會餐)，我比較早過去(餐廳)，10 個人一桌，坐滿 10 個人就起筷吃，我正在吃，有一個人胚殼很低，他可能工作太晚才過來，桌子都坐滿了，他這桌看看那桌瞧瞧，沒有位子可以坐下，看到我就問我：「……(福州話國罵)，你這遲遲從大陸出來的人，坐在這裡塞塞塞地吃，我做半死還沒得吃。」從那一次起，我都不去了。我兒子說，人家那些家裡一個月賺多少萬的，都趕快去吃了，你怎麼不去？我說我不去，我們少吃點沒要緊。這裡的人有些很小氣的。

游：現在應該沒有人這樣說了。你是真正的馬祖人哪！

曹：我是真正在馬祖出生的人，從我公、我爹開始就在馬祖的。福沃那個賣魚的阿通也叫我「大陸仔」，北竿港港老婆說，你不可叫他大陸仔，依伯是真正牛澳人，馬祖仔呢！阿通想跟我纏，我說我是馬祖人是省裡有名(字)、縣裡有名(字)的馬祖人，我說一句粗話「我長人毛你還沒落身(出生)」，你跟我纏什麼？港港老婆作死扯，扯開阿通，推開他，怕會打架。

游：他不該這樣講的，如果不是馬祖這裡的人，怎麼有可能搬出來？祖先是這裡的人啊。

曹：剛出來的時候是一個人先出來，我姐姐說你一個人去租房子住也不划算，動鼎灶也不可能，介紹我到美仔埕，現在在東莒做工程的那個，到他那裡工作，吃住都是他的，一天 1500，那時剛出來都是沒錢的，只想多做一天多一天的工錢，他胚殼很低呀。我說你這是什麼人，食不像食，做不像做，天氣熱 9 點還沒上班，上班時就曬死啦，12 點 1 點才收班，我說你這什麼老闆？食不像食，做不像做。後來我兒子、女兒一出來，我說租房子，寧可來南竿做工。

游：依伯你剛才說你養羊，人家說羊不可以食露水，有沒這回事？他們說早上羊若吃了沾有露水的草，羊會死掉？

曹：羊會拉肚子。以前人家這樣講，但是我養羊不會(吃了露水的草不會拉肚子)。

游：他們還講羊吃過的草，不會再長起來，有這回事嗎？

曹：沒這事，沒這事。

游：沒這回事喔？這是福沃宜水講的。

曹：宜水現成不殺豬了，給他外甥做了，他今年養雞去了。他兒子媳婦都很好，都在公家的。

游：你到褚沃去有沒有找他攀講？他很會講的。

曹：宜水人有壞(不壞)。

曹：馬祖人頭腦冇大陸人開通，大陸人很敗(肯花錢)，大陸人沒錢，哪裡有錢？他沒錢，他看到人醉了(死了)在面前抬過去抬過去，沒什麼意思。他們說一個老人手上能有 3 萬塊錢，就說是很有錢了，他吃飽麻將打一打、牌仔打一打，涼涼的過，你們這裡人，像那位一官娘，84 歲了，還在潮間帶討汫，日日去，那如果稍微頭一暈就很危險，就暴下了。

游：她是很厲害喔，每日都有東西賣呢！冬天那麼冷，大家都躲在屋子裡，她都有討汫貨(海鮮)可以賣。她體力很好。

曹：是啊，日日都有得賣。她體力也不好啊，只剩下皮包骨了。

游：但之前很少看到她去醫院看醫生啊。

曹：有哦，前陣子也有看到她去台灣看醫生。84 歲的人了，她這種人頭腦都硬。

游：她為了多賺點錢留給子孫。

曹：子孫哪會記得？人哪，沒有用，今天家產會多，子孫很歡喜，我爹我奶有這麼多東西，若到了分傢夥時(分家產)還分到打架了，是不是？這個人未倒下很有味，若一倒下…，今天雞仔、貓仔都很有味，若踩死也很捨不得，也只有二三天。若人一倒下，幫你做一做(喪葬儀式)，眼淚流一下，過二三天，這個電視裡演什麼很好看，還會記得你依公、依爹嗎？都甩了！

游：人若沒了，就一了百了。

曹：然後尾尾日那天又很熱鬧啊！全頭豬二十祭(親屬們備置的路祭儀式)，那都是做給活人看的，那哪都死得只剩得汁(化作屍水)了，怎能吃？裝在棺木裡，說把符拔起來，他會食祭。我說這都是犬笨，生時冇食，都是沒捨得吃。

游：是啊！我們人活著一天自己好好的過日子。

曹：活著的人可以好好過日子，今天欲食東西，去街上買，貴的少買一點，也可以食，也賺到食，死了之後，使多少錢都是使空的，那是做給活人看的，沒有一點點意義。大陸裡面啊，有的兄弟四、五個人，父母病在床上，不像我們這裡有請菲傭、泰勞、印尼來顧，這個推那個、那個推這個，大兒子推二兒子、二兒子推三兒子…，病人沒有人洗澡、垃圾沒人倒，很臭，每個媳婦進來都是捏著鼻子，但到死了之後又做得非常熱鬧，不知花了多少錢，由街上抬(棺木)過去，大陸沒上班的人很多啊，站在街上看，別村的人不知道生時沒人看呀，評論著說某人真是肯花錢！但厝邊頭尾都在旁邊罵著「生時沒人顧，死後做銅鋸」，日為厝邊頭尾人知道啊。這是真的事實啲！生的時候「想買一樣物、半食半餓，死時很熱鬧，洋鼓洋號」。這些都是事實哦，沒有亂講的。

嫌貴買不下，就自己冇食。

游：正是啊，東西貴少買一點，至少也吃到了，總比一口都沒食的好。

曹：是吧？兒子做得「一天世界」(飛黃騰達)，還會記得你嗎？快算了！死了就一切都算了，就只有尾尾日那天做得熱鬧，轎車多少架、人請多少人，又是豬頭、全頭豬的，都是被人騙的，知道嗎？人去送他，12 點酒食完就散了，都落了。放在上頂的也不知道是被白蟻蛀了、還是被草食了，都沒了。那些子女在台灣，墓上長了多少菅母，都沒人砍，有什麼使？

游：是啊，所以做人合合的(差不多就好)。

曹：聰明的人都要思量，例如孩子都做得很好了，有地位了，老伙都要把壓力卸下來，都不要想再去賺錢，像潮間帶討汫那種賺錢，就好像「食長齋三年，只要蝦米一小粒，都去了」(破戒的意思)，一萬次只要一次(危險性高)。聰明的人，上緊(努力)的是兒子媳婦，幫上馬(基礎打好)以後，我們老貨都不必了。

游：是的，他們成立(成家立業)了，就不必老人操心。

曹：以前人講「有物冇物，著看後托」，後托就是看孩子，老爸沒一粒財產，他兒子還做後一山群(很多很多)財產。

游：正是，有的人「白手興家」。依伯你平常自己會煮飯嗎？還是媳婦回來煮？

曹：中午我自己煮，只要放在電鍋裡燉，早上也是我自己煮，晚上我媳婦回來煮。我自己會煮啊，什麼都能做啊，這煮飯又算什麼？

游：正是啊，自己手腳很活動是最好的。有人說坐在那裡等媳婦侍候，不對的，自己能做就自己做最好。

曹：媳婦在上班，不要想要媳婦侍候。

游：妳家媳婦也是很力落(勤快)的人，也很結打。

曹：我現在很好哇！食東西時我兒子都是叫我多食點，身體好都沒要緊，食的東西沒干過多食點。

游：是啊，以前你一個人養大他們兄妹，他們都知道老爸的辛苦，當然都會孝順，我們大人怎麼做，小孩就怎麼看。

曹：現在人都是後生有得食，老的沒得食，老的自己會聰明的話，口袋有錢到山隴，想食扁肉(餛飩)就食扁肉，想食鼎邊炆就食鼎邊炆，或是一碗麵，五、六十塊怎麼食不起？食了，冇囉嗦！有時候媳婦上班晚回來，我自己不想煮，就去山隴，三六九裡面炒麵一碗食飽去看戲。(老人)冇講話就好，我們自己能走能食啊，這食一碗算得了什麼？人家食煙食酒，錢還花了一山群(很多)。

游：你平常有沒有食煙食酒？

曹：冇！冇！冇！一點都沒有，都不會食。

游：那你會做酒嗎？大陸很多人都會做酒，你會做嗎！

曹：不會，也沒食也沒做。

游：你看這樣酒錢都省下多少了？人家那些日日醉、天天醉，酒錢都花了多少啦！

曹：酒不是好物，對我們體不好，酒、煙對體都不好。

游：你這觀念很好。

曹：這些是刺激的物。有些人食酒食多了(成癮的)，今日有食酒能做事，沒食酒

就無法做事情，就沒力了。

游：正是，他如果習慣食酒就不好。

曹：我 82 歲，看我身體是不是很健康？

游：很健康！很健康！

鄭：比我們還健康。

曹：以前我日日都去江(海)裡泅水，之前只要幾下就游到「大王前」(大王宮前，
12 據點前方的小廟)，現在沒去泅了，無力了。

游：你說的大王前在哪個位置啊？

曹：廟(五靈公廟)後方那裡。以前很會泅，現在不行了，我做小孩時長泅的。

鄭：你是從這裡泅過去的？

曹：對的，從我們澳裡泅過去。我也都有去討汫，今年也去幾次，去討蚶仔(野生
淡菜)也討了 7-8 斤，8-9 斤，螺螺蚶仔，小粒的我還不要。我做小孩時，有
討汫的底，會知道怎麼討。蚶仔都在岩石夾(岩縫)裡，如果現現看到好像很
大的蚶子其實不大，躲在岩石夾裡的，它有一半藏在夾裡面，用蚶仔鑷把它
鑷出來，特別大。

游：那你家都有螺鈎、蚶仔鈎嗎？

曹：有，都有，還很多把。我呢看今天天氣好好的，人也很舒服，就去討，風浪
如果大都不可去，我們不是看這個生活的。老命能保著，才是真的，其他都
是假的。人若一倒下，別人只用幾天陪著，都沒了。

游：正是，這觀念很好。

曹：觀念很重要，肚子空，我們花點錢買東西吃，算什麼！人就像傢私一樣，不
能亂使，使壞了只能丟到垃圾車去了。在你這個人存多少千萬，台北市幾房
子，一倒下，就什麼都沒有了。

游：正是，人命可以保好，身體好，一日過一日，就很好了。

曹佬福老先生、林水英老太太訪談文字稿

受訪者：**曹佬福老先生**(83 歲，業漁，民國 78 年發生海難，在海上漂流一日夜，後自己游上東莒福正獲救，展現堅強的生命力。)

林水英老太太(81 歲，遭遇人生種種磨難，猶如生命鬥士，現在仍能種菜、賣菜，越活越有勁的一位老人家)

主訪者：游桂香

助訪者：鄭嬌英、劉梅玉

時間：108 年 8 月 20 日

地點：曹佬福先生家

游：去山上剛回來，很累喔！今天白天是去福沃國光哥家裡嗎？

林：今天後來沒去。

游：我這幾天常去福沃老人館幫忙摺紙鉤。

林：還沒摺完喔？

游：前天又拿了三箱下去，所以還在摺。妳和他是叔伯關係？

林：是叔伯兄弟姐妹。他爹和我爹是親兄弟，我爹名叫「依福」，最大，再來是依祿、依壽、依喜，都是我叔。

游：是，我小時間常聽到立幾個名字，那位「依喜」有一棟房子好舊了，也沒拿去起。

林：現在是國光家用來堆東西的，他自己家起新厝，還沒起好，東西沒地方放，就放在依喜家。他起合法的房子，所以比較慢，又不能起高一點，位處(空間)反而小了，如果照舊厝大小去起，還比較大。

游：福沃還有妳妹妹嗎？

林：我沒有妹妹，只有堂妹一個，國光他妹妹。

曹：山隴有一位堂妹，就是國光他妹。

游：妳這間厝也是舊厝拆掉再起的嗎？

曹：不是我自己的舊厝，是買來的。我以前是在上面住。

林：以前我們住「牛澳陂」。

游：那你們的舊厝怎麼處理呢？

林：舊厝地賣掉了。賣給金門人，兜隴天喜女婿。

鄭：你自己的地賣給他，然後自己買在這裡。

林：上面車路不通啊，這裡比較平比較適式(方便)。

游：這間原來是誰的厝呢？

林：以前是木灼的，已經沒了。

曹：他兒子在台灣當老師，木玉叫他賣給我，不然他也不會賣。

游：若沒有相當交情，別人不會賣。舊厝寧願散在那裡，不願拿去賣的。

林：他們小孩也不在裡了，房子放著也沒用。

曹：沒用歸沒用，賣又不願賣。很多人問他買也不賣。

游：依伯，你自小家裡就是討海的嗎？

曹：正是啊，我爹也是討海的。

林：以前，以前很多人討汫賺食的。牛澳陂人大部份都是討海、討汫、討紫菜。

游：我們這裡有紫菜可討嗎？

林：現在沒有紫菜了，以前紫菜很多，以前紫菜多到用茛來曝呢。

曹：紫菜討了擔去鐵板、津沙去賣。

林：往日她(指鄭)婆婆也都是在討汫去賣。

游：你們以前討海是做糸孟，還是放釣還是什麼？

林：也有放釣，也有做糸孟。做(糸孟)被(糸孟)咬一嘴(蝕本很嚴重的意思)。

曹：那時蝕本有夠慘。

游：那時都是啊，我家也做(糸孟)，我爹也是欠魚貸無法還，沒乜當(無收獲)。

大家都蝕本很慘啊！

林：那時蝕本很慘，做得又很苦。

游：你們家以前在那麼高，(糸孟)啦、魚獲啦都要挑到那麼高的地方去，真辛苦。

林：是啊，都要扛到上面去，海裡拉回來的(糸孟)，濕濕的很重，都要扛到上面去曬啊。

游：就是這樣，背才壓彎了。

林：是啊！而且以前「有做沒食」啊，沒錢買糧草，都是去借錢買米食。

游：大家都窮的時代，別人怎麼會有錢借你呢？

林：那時也是一人一境遇。那時有一位名叫「矮仔」，搭鈎(鐵板人張正其)的岳母，她家是做麵條的，她也只能去她弟弟元成(補糸孟那位)家裡借錢給我們。所以以前做糸孟來不及變錢買糧草，都要借錢去買糧草。真的有做沒食。

游：以前你們家有沒栽蕃薯什麼的？

林：有喔！

游：山上又要做，海上又要做。

林：以前還養豬啊。

曹：討海轉來，我還要去山上拔豬菜呢，怕(豬)沒得食。

林：以前我們小孩五、六個。

游：你們家小孩小時候，你們家老人家有幫忙帶嗎！

林：有！沒有幫忙帶，他們做自己的事，我們也是做自己的事。那時已經分鬮(分家)了。

游：依伯，你兄弟哥多嗎？

曹：我兄弟哥四個。

林：有一個在台灣，已過世二個。

曹：現在只剩下中間二個，頭跟尾二個都沒了，

鄭：依伯越來越年輕了。

曹：哈哈，我已經 80 好幾了，83 歲啦！

游：體格好很重要，年齡大了體格好真的很重要，還很能做事。

曹：自小開始都是做起虧(勞力工作)的事情。

游：自小有訓練，才會有這麼好的體格，特別臭硬(非常硬朗)。有一年你出海，船破了你自己游上岸的事，很佩服你！可以說說那一段故事嗎？

曹：那天風浪有多大？你想像不到的。船開出去，炎官(黃冠嶼)出去一點，船就扳了。

游：那次是去釣魚？

曹：那天是去拔鏈(收網)，船翻了，一個沒多久就死了，依德沒多久就死了。

游：他是不是年齡比較大，或是不會游泳所以不幸死了？

曹：他是背脊被浪甩斷了。

鄭：已經受傷了，就算有東西讓他抓他也不會抓住東西。

曹：要有球才能被人繫住才能浮上來。依泰抓了一個，依德抓了一個，只一會兒就被沈下去了。我抓到二粒小球，這麼大，把它縛在身上，然後也被浪一直甩，但有浮著，從白天甩到夜晚，到第二天早上，漂到白犬(東莒)，被我爬上岸去。

游：是你自己爬上去的，不是別人把你救上去的？

曹：不是，是我自己爬到山邊。

游、鄭：哇！依伯真是很厲害！這命很大，會活到 120 歲，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曹：我們做人要做好事，莫做歹事。

游：那一天你們是幾點出海去拔繩？

曹：早上，五點去拔繩，就被浪打倒了。

林：起早 5 點。

游：那天風浪那麼大，為什麼還要出海？

曹：那天是海浪大(風不大)，5 點出去，出去不久就發浪了。

游：出海之前有沒有看看，今天風浪平不平靜，適不適合出海？

曹：他風報是報 13 級，浪又沒有什麼。但是那天風又不大，有點像今天這樣平靜靜，到了海上，浪整個卷起來了。才說礁仔起浪了，整條船被打沈進去，每人都拿到球，他們二人各拿到一個大粒的球，我拿一粒小球縛在身上，這樣一日到暗，一晡天光。我還可以看到船隻(海上救援)去找我們，他們看不到我。浪打起來有厝這麼高，怎麼看得到？三個人一人漂向一個方向，依泰他在高(北)的方向，他被救起來後，人家問他經過情形。我有看到船駛過來，若沒有駁駛，會駛到我身邊，被駁一駁，我看得到船，但叫聲他們沒聽到，叫不來了。他們看不見我。就這樣一天一晡在海上，心想都是會死了。

游：你那時心裡一定很起虧(面對死亡恐懼壓力)，體力上一日一晡也是很起虧的，你咬著牙渡過了。

曹：那時心裡又想，如果晚上，在海上，一個人，會怕，到後來，天色一點一點暗下來，被浪甩得也不知道怕了。

鄭、游：太過疲勞了，會睡著的。

曹：後來可以看到白犬那裡有火(燈光)，也不知道被浪怎麼轉轉，轉到下沙(東莒)去，被轉進去後再去游，游不出來了，知道游不出來了，就觀察岸邊，我有討汫的底，知道哪裡可以爬上去。整個腳都被礁岩刮破，但手套還戴在手上，觀察有個適式的地方，就爬上去，然後一直跑上去。

游：你爬上去時是晚上嗎？

曹：是早上，天還沒光，雞叫時分。爬上去之後一直跑一直跑，跑太遠了，累了，趴了，但浪還是會打上來，可是我已經累了沒法再跑了，就用手撐著地，腳用力蹬，爬到高一點的地方之後，倒在那裡去歇，歇了一會兒，起來再走進去(陸地)，就坐下來，坐著又怕睡著，很想睡，會很想睡的，瞇著了但一陣子一陣子自己就驚醒起來，若不驚醒起來怕會感冒。妳看，那種情況，一個人還不如一條狗啊。

游：那是下沙哪個澳？

曹：下沙他們去討汫的地方，是另外一個礁，退潮可以走過去的(犀牛嶼)，就從

- 那裡爬上去，早上是漲潮，水很滿，沒法走過去，後來等到退潮了才走過去。
- 游：是等到退潮才走到福正村莊。後來是有人發現你嗎？
- 曹：是啊，他們有人去討汫，那個「香利妹」她老公把我帶回去，帶到一個，他兒子當老師，曾教過我兒子的人家裡。
- 林：金旺仔，白犬金旺仔，現在馬祖高中當老師。
- 曹：在他們家他媽媽煮了一碗麵給我吃，一大碗我也把它吃光光。
- 鄭：餓得那麼厲害了，一定都吃完。
- 游：餓了那麼多頓，又有海上博浪，又餓又累啊。
- 曹：一大碗的麵全都吃光光。後來他們打電話到南竿來通知。
- 游：這樣檢到一條命啊，一定可以活到 120 歲了。
- 曹：後來檢查，右邊肋條骨(肋骨)前面像是被斬似的斷了，右後方的肋條也都斷了，(X 光)照了出來，看起來像是用刀切的一樣，齊齊的斷了。
- 游：被浪那樣甩，甩斷了。
- 曹：就是那一下被甩下來的時候被甩斷了，但它沒有露風(開放性傷口)不覺得痛，但後來有露風時就有點痛了。
- 游：你到岸上了，心定下來了就會開始覺得痛。
- 曹：回來後到醫院拿去照(X 光)，只照半邊，這半邊(右前方)知道骨斷了，這半邊(右後方)沒拿去照，不知道這半邊也斷了，後來等搭船(赴台治療)，沒辦法搭船了，後來用直昇機載去。兩邊骨頭都斷了，沒法躺沒法等。那情況(狼狽、痛苦)還不如一條狗樣啊，在江(海)中這樣...。
- 游：江中又寬茫茫(茫茫大海)，又塗塗暗(很黑暗)那真是...
- 曹：塗塗暗、寬茫茫...
- 游：如果太過疲勞了，睡著了，就不知道到哪裡去了。你這意志力很強。
- 曹：我是會怕啊，很怕會睡著了，其實會睡著，但會一陣子一陣子清醒一下，眼睛看到白太有火(光)呀。
- 鄭：嚇死了，真是命大。
- 游：南竿那時知道之後，也派船到處找，沒找到，第二天在莒光找到之後，大家都讚嘆了，真是命好大。
- 鄭：家裡人一直在等你，驚死(擔心死)了。
- 曹：等沒有用啊，還未找到。別人都以為我死了，那麼大的浪，人們都想哪裡能上來啊？
- 游：那次事件後來救回幾個人？

曹：依德是在發生不久後就沒了，依泰是那個下午被救回來，他會游泳啊，他向上(北)游，正正好船駛到那裡，他就被救了。我呢，船也駛到下(南)面了，(船被浪)被牽了一下，船又駛向裡面去了，如果是平平的駛上來，正正好就會駛到人這裡，浪母過大了嘛，浪母起來還不止厝這麼高呢。

游：你們一條船三個還是四個人？

曹：三個。

游：天幸，天幸。

鄭：每個人的命運不一樣。活著回來真好。

游：從那次之後，你就沒有做(糸孟)、討海了嗎？

曹：有去討海啊。後來還一個人去討海呢。

游：你都不怕喔？

鄭：又是一個人去？

曹：後來我還有去討海，去放鏈之類的，但去討汫就二個人去。放鏈就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去，我不驚啊。

游：好厲害，好厲害，就是不驚，那一次才能那麼冷靜堅強，才能得救。

曹：驚什麼？人哪，沒得驚，第一，一定要做好心，驚沒什麼驚(怕也沒有用)，人怎麼來怎麼去，創制了(註定了)。

鄭：人不能預知未來。

游：你去討汫都是去哪裡討呢？

曹：炎官(黃官嶼)外面。

游：都是討些什麼東西？螺、殼菜？

曹：討筆架、黃吉等。

游：自己有船開過去？

曹：嗯。

游：以前不是阿兵哥會限制嗎？

曹：有啊，他准二個三個。

游：以前不是不肯讓百姓上去嗎？

曹：會肯，到後來的時候，都可肯了。

游：以前那裡不是被當作打靶的靶嗎？

曹：有啊，他們是有打靶，我們沒去打靶(靶標)那裡討就沒事情。他沒打靶時我們去那裡討。

游：你有沒有爬上炎官島上面去？

曹：討汫沒爬上去。

游：有人說以前有人住在上面，有沒有這事：

曹：有！有人住在上面，以前只有一位我自家人(本家)是大陸的在那裡作園(耕作)，後來有一次他搭船過去，舢舨仔翻倒了。

游：那裡浪很大喔，我有爬上去過二次，浪很大，我和楊醫一起上去過。

曹：這邊浪小，彼邊浪大。

游：環保局這邊浪大嗎？還另外一邊比較大？

曹：環保局這邊小，彼面浪大。

游：但是彼面路比較平，比較好爬上去。

曹：彼面山平，這面山陡。去討汫都要(船)擺在平的位處。

游：彼面應該筆架、蠔(藤壺)很多喔？

曹：是很多啊。討蠔有討蠔的位處，討筆架有筆架的位處，不一樣。

游：彼面有幾個山洞呢。

曹：彼面向只有一個像山洞的。

游：那個地方有沒有名字？

曹：那個地方號做「過水」，「北陂」。

游：對，北陂，我們那次就睇從北陂上去的。

曹：北陂很好爬上去的，勃暴時候它也很平啊。

游：你們都是去那裡討汫，有沒有去高登、亮島啊去討汫？

曹：尾手(後來，解除戰地政務之後)有去高登討過，後來銀官老婆掉下去(海裡)以後都沒去討了。

林：她牛角澳人，妳可能不識，那個以前賣蠣的珠仙那個知道嗎？

游：哦！我知道我知道。她的墓在養雞場裡面。

游：依姆，妳幾歲嫁過來的？

林：十幾歲。

游：你們是從小作親的嗎？

林：「半路修行」的，不是作細作親的。

曹：她是賤捨(要來的)過來。

游：什麼意思？

曹：真是賤捨來的。

游：這也是緣份。妳結婚時候是從福沃坐轎過來的嗎？

林：有！我是媳婦仔過來，15 歲。

游：哦，是比較大才作媳婦仔的。

林：我一個人加流多地你知道嗎？一個人加流三地啊！最早被送給福沃「二百四」他哥哥家裡作女兒，給「二百三」作女兒，二百三死了，他媽媽又嫁給那個麻面他爹，山隴那個麻面知道吧？麻面他爹會打我，虐待我，他媽媽捨不得我被虐待，就叫我奶再把我帶回去，帶回去到了 8 歲，我奶又把我乞去(送出去)鐵板，好在我這命長，乞鐵板去才又嫁到這頭來。

游：所以妳是從鐵板嫁過的。

林：嗯！

游：妳乞鐵板誰人家裡：

林：鐵板依旺家裡。依利、依旺那裡。

游：妳的姓沒有改過來，還是福沃姓林這裡的。妳奶為什麼會把妳乞出去？妳奶生了很多個女兒嗎？

林：我爹才 32 歲就死了，我奶怎麼有辦法養男女兒這麼多個？四個小孩，女兒二個，兒子二個，所以把我乞出去。

鄭：妳是最小的嗎？

林：我弟弟最小。

游：男孩子當然不會拿去乞，女兒就送出去了。15 歲又乞過來這邊，那妳幾歲圓房(結婚)呢？

林：16 歲。

曹：17 歲啦！

游：以前都早結婚喔。

曹：嗯，以前都十多歲結婚。

游：嫁過來也是做很狠(很操勞)，家裡做糸孟、討海。

林：我出世起沒有快活過。

鄭：人家說千萬別嫁到牛角澳，都是討海。

游：但是你們二位越做身體越好啊。

林：現在還能做就隨便做一點，不做，別人也不能硬要我們做啊。我們愛做就去做。

游：正是，承受得了的事就去做。

林：別人罵我們說你們好笨，年齡這麼大了你還要去做？我說能做就去做，沒法做了就不做，就算了。

鄭：能活動就要活動。

游：早上(去市場賣菜)也是自己擔去市場？

林：早上是老三(兒子)把我載去。

游：妳生了幾個小孩！

林：生是生了 8 個，現在剩 4 個。以前沖(夭折)二個去，一個約 4-5 個月，已經長牙了，坐轎車(竹製兒童椅)了，我去山上工作，把他放在轎車上，給我佬官(公公)照顧，可能小孩子受風了還什麼，那天晚上，還經不到那個晚上就死了。

游：以前沒有醫官。

林：醫官是有醫官，就是也沒帶去看醫官。還沒有經到天光，小孩就靜了(停止呼吸)。另外一個，養到還沒滿月沖去。另外一個，20 幾歲死了，一個 10 幾歲，就是那年搭船搭到不見了，頭一年是山隴那個「啄啄鼻」兒子不見了，第二年是我兒子，去搭船搭沒了。老二那個半顛，當兵當壞了。

曹：當兵跌了，跌壞了，若乾脆跌死了，也免得花了那麼多錢，牧(醫)他去了很多錢。

林：錢被那個花了很去。8 個剩 4 個兒子，女兒一個賤捨來的，中隴「本勤」的女兒。

曹：還好賤捨了一個女兒。

游：她出嫁了，和你們都有來往吧？

林：有來往，她和親生娘奶也有來往。她嫁到彰化去，她(夫妻)自己搬到台中做生意，她老公開摩托車店，她自己做美容，做頭髮、電頭髮，她自己也很能賺錢。

游：很有本事。

林：她自己以前有學啊，以前在石牌工作，先是在那裡讀書住他哥哥家，後來去學美容。我跟她說嫁給馬祖人好，她不要嫁給馬祖人。

游：她緣份就生這樣了。

曹：隨她，只要嫁給好的人，環境過得好就好啦！現在她生了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了。

游：很好很好，也沒閒回來玩吧？

林：有喔，前陣子有回來啊，去東引玩，本想只住一晚，結果被關在東引(海象不佳船隻停航)，變成住二晚，本來還想去大陸玩，結果大陸也沒去玩，遇台颱風。她自己做生意，也沒那麼多空閒。

鄭：我們問一下依伯「青鯊釣」的事，上面問不到。

游：對。依伯請問你，以前牛澳人家都說有「青鯊釣」，你有聽說過這種船嗎？

曹：青鯊釣？那是「阿南央」(閩南人)的人，以前他們是放青鯊的。青鯊釣(的人)很壞(兇)的。

林：青鯊釣都是歹仔啊！

曹：我們去放魚，放黃瓜，若被他們遇到，都會被拿走(搶走)都不給錢的！用搶的。

游：你自己有沒有碰到這樣的人？

曹：到我這階段就沒有了。就靜了，就沒來了。到尾手(後來)鄉裡有砲啊，早些時候看到他們船來，砲就開過去，打過去他們會驚了，不然就來亂搶亂奪啊，亂打人啊。以前青鯊釣就是這樣。

林：青鯊釣是別處來的，不是我們這裡的。

曹：青鯊釣是大陸裡面的，他們專門捕青鯊的，專門捕青鯊的要用餌搭進去，青鯊去食了就被釣到啦！

游：我們馬祖也有人被青鯊咬了，有這回事嗎？

曹：被青鯊咬的很少。北竿人有被咬的，北竿人去討汫，去沒(潛水採集)殼菜，被青鯊咬了。

林：以前討汫有人去沒殼菜。

游：以前討海要常常抓魚，有沒有人被魚刺刺到？刺到之後要怎麼做？

曹：有喔！怎麼做？也就這樣啦。

游：有人說被ㄅㄨㄣ(鯰魚)打到，怎麼做？

林：以前用青草貼啊。

曹：若沒青草貼，要痛過一個潮水(漲退一回潮汐)4 小時。

游：要痛 4 小時喔！人家說被ㄅㄨㄣ刺了比被火燒還要痛。

曹：那很痛的。

游：我以前在醫院上班時，有一個人被ㄅㄨㄣ刺到，跳著、喊著來到醫院，抱著魚，因為不能把魚刺拉出來。

曹：不能拉出來啊，ㄅㄨㄣ刺有倒刺的，被刺到要開刀取出。

游：我那時見醫生把魚刺剪斷，再切開皮膚才能把刺拿出來。

曹：正是啊，它是倒刺的刺，如果把它拔出來，肉都被拉出來。

游：那要用什麼青草去貼呢？

曹：以前是用「野貓尿」(菴蔴)。

游：以前人家說魚有毒「一缸二鯰三竹甲，沒名刺排拍更達」，還有什麼比這幾

種更毒的？

曹：就是魷最毒了。

游：我們這裡有沒有人被魷刺到了？

林：有喔！以前有喔！

鄭：魷那個後面的尾巴是不是？

林：它尾尾有條刺，那是最毒的。

游：以前人抓魚的時候也沒有手套。

林：以前食鮭(河魴)最厲害啊(中毒)！

游：有沒有哪個人食鮭中毒過？

林：有人食鮭食死了，好像那個依夏仔？

曹：依夏仔不是食鮭死的，我們這裡沒有食鮭死的，是「後澳裡」(馬港)有人食鮭死的。鮭如果沒做(料理)清楚，食了會死。以前金暖岳母，人家鮭養曬在外面，她去偷來食，她不知道嘛，所以中毒死了，她兒子一個也食了死了。

游：以前有人把鮭拿去曬乾？

曹：鮭剖了曝養，很好吃的。

林：飯不能沾到，沾到飯就不能吃了。

曹：飯若沾到，(鮭)你一直煮，都不能吃的。

鄭：這麼神奇！

游：那也不能拿來配飯(下飯菜)嗎？

曹：配飯是可以的，要另特別清理之後煮，煮熟了就可以吃了。

林：以前有人放在飯裡一起煮，放在飯上面燉(就沾到飯了)。

曹：那個後澳裡那個人就是把鮭放在飯裡煮，吃了才死掉。

游：以前魚那麼多，為什麼要去吃鮭呢？鮭這種魚沒有多大啊！

曹：鮭很好吃的。

林：以前人會做，鮭養做得很好吃啊。

曹：鮭養比什麼都好吃，但是要做到很乾淨，血要洗得很乾淨，剖好，用點鹽抹一下，拿去曬乾，然後要單獨煮。我們以前燒火有用麥稿，不能用麥稿來燒(煮河魴)，麥稿燒得會嗶喇嗶喇。

游：那我們這裡以前也有種麥囉，牛角澳都有種嗎？

林：有喔，都有栽麥。

游：是種大麥還是小麥？

林：大麥也有種，小麥也有種。

游：到了收麥時候很麻煩啊！

林：收麥時候要用甩的呀，以前用柴做的「篩馬」四角角的，麥放在裡頭拌甩，

游：拌一下讓它一粒粒褪下來(脫粒)。還有殼呢。

林：還要拿去舂，用槓槓去拍(用來脫殼)。

游：以前人家有舂臼，就是用來舂麥等了。

林：舂臼用來舂米舂麥。

游：以前聽我姆說「麥芒」黏在身上，很難受啊。以前種麥來吃的人多嗎？

林：很多喔。麥收回來要舂，舂好再拿去磨，有的拿去像米一樣拿去煮，舂臼舂成半段四棱(粗顆粒)這樣拿去煮。小麥比較好食，大麥比較粗比較硬。這個季節就是收麥收完的時候。

曹：三四月就開始收麥，這時就收達了。

游：收麥時候和「麥葱」有沒有關係？

林：麥葱在那個時候差不多都勃(長)起來了。

游：所以麥葱和收麥時候有關，麥稿割下來之後，麥葱就在田裡長出來了。我小時候就到我嬤說，收麥的時候麥葱就長好，就順便拔麥葱回家吃。

林：妳嬤以前也有種麥呀。

游：到我 know 時，就沒有種了，只聽她說過。

曹：栽哪裡呀？

游：我福沃的，我是宜鐳女兒。我爹和妳依祿叔都是好朋友。

林：我們以前過山都從妳嬤樓後行過。妳公名「佬猴」，妳嬤人家都叫「佬猴姆」，妳們家種了一棵橘子樹，人家都去妳樓後偷摘。

游：以前人都不知道要種果樹，我嬤都不讓田裡種果仔樹，她說田裡要種蕃薯種菜，才不會餓肚子。

曹：以前是這樣啊，

林：妳嬤人很好。

游：福沃人都叫她「青檀妹依婆」，人家有病都會來找她拈草藥。

妳爹那麼早過世，妳奶沒有再嫁？

林：她沒有再嫁。

游：以前生活很困難，沒再嫁更困難。

鄭：地瓜葉都要這樣析好，很耗時間。

林：這些都是工做出來的，賣幾塊錢都是工做出來的。這種蕃薯葉很ㄍㄨㄛ(葉片長得很壯)。

曹：做完這些事，晚上食飯到要到 7-8 點，8-9 點才食。

林：沒析拿去賣人家嫌太《乸𦍋(纖維太多太老)》。

游：妳今年沒種滾(冬)瓜、金(南)瓜嗎？

林：有啊，滾瓜生了 6 個，很大，一個都廿上 30 斤(2-30 斤)。沒拿去切來賣，請國光仔稱二個去(批發)，他店裡可以切來賣。金瓜有收廿上 30 粒。

游：金瓜都摘回來了嗎？

林：有的摘回來了。摘 20 幾個回來了。

游：我等下跟妳買一個金瓜。

林：拿一個回去吃吧，自己種的。

游：冇說拿一個回去吃，種菜很辛苦的，我小時候家裡也種菜，知道這個辛苦的，要用買的。

妳是國光的姐姐，他出殯時妳也要辦祭嗎？

林：要喔，也要辦祭。女性親戚要辦祭。

游、鄭：謝謝你們二位今天和我們聊天這麼久。

邱吉淦先生訪記錄文字稿

受訪者：邱吉淦先生(73 歲，為第批進入馬祖酒廠工作的在地人，至副廠長退休，數十年貢獻，任內進行多次擴廠、轉型，是馬祖酒廠的歷史的見證人。)

訪談者：游桂香

助訪者：鄭嬌英、劉梅玉

實習者：林月容

訪談日期：108 年 7 月 27 日上午

地點：邱先生家

游：大哥你是馬祖初中第二屆畢業的？

邱：是，馬中第二屆。民國五十年畢業，然後九月份就分發工作，因為家裡的關係，我奶那年生重病，本來保送基隆水產(現基隆海事學校)就去不成啦，就分發到酒廠，從練習生開始。

游：那我們酒廠是民國幾年開始的？

邱：民國 45 年，戰地政務成立，為了籌措地方財源，當時叫做「中興酒廠」。金、馬實施戰地政務，在戰地政務委員會下面設幾個單位，一個是馬祖酒廠，一個是馬祖物資供應處，一個是公車處，還有一個馬祖日報，政委會有 4 個單位。

游：能賺錢的是還是馬祖酒廠。

邱：對，是酒廠和物資處，那時管制物資嘛。

游：所以你進了酒廠的時候，已經在生產紹興酒了？

邱：紹興酒是民國 45 年成立的時候，有沒有做一年多，就失敗了，品質也不好，也沒有人要買，馬祖人喝紹興酒根本喝不來，後來才改做老酒，聘請本地師父來做，有一個是大陸來的，他的名字叫做「陳國火」，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的津沙的議員林惠萍的祖父，名字叫做「林承瑞」，他們是做老酒的師父。做了一年，大概到民國 47-48 年左右，然後從金門來了兩個做高粱酒的師父，那時候才開始做高粱酒。因為在我進來之前，就已經開始初步做了，那時候的發酵桶都是用阿兵哥的汽油桶，好克難啊！裝填容器，買了十幾個鋁桶，那時候還沒有不銹鋼桶。對，是 47、48 年，我是 50 年進來的。

最早是在曹爾慶家上面，後來搬到曹典水家，現在曹爾富家的前一個地主家，叫做曹典水，在他家做老酒。高粱酒是我一進來時，在現在的庫房，以前牛角人叫「鹽館」的地方，當時是軍中樂園，剛好軍中樂園 831 剛剛搬

走，地方就交給酒廠，後來做高粱酒就在裡面。剛開始有做很少量的，在典水家裡的時候，做很少，用汽油桶。

游：那時候的高粱是從哪裡來的？

邱：從台灣買的呀，都是台灣採購回來。一開始量很有限啦！剛開始一年大概做個千把斤，後來慢慢做幾千斤而已，搬到現在的庫房這裡時，最高的量一年大概做個三兩萬公斤。另外，高粱酒分為二種，一種是固態發酵，純高粱蒸煮好，冷卻好然後放麴，放在汽油桶裡面發酵。另一種是液態發酵，這種高粱酒分為三次釀造，第一次發酵(蒸餾)好了，拿出來蒸煮，煮好把酒糟放在地上涼，冷了再拌麴，它可以連續做三次，第三次的廢醪，廢酒糟啦，拿一部份來，加上二砂糖，攪拌融化加入水，放進桶裡發酵，這種發酵大概只要一個禮拜，就可以蒸餾了。這種蒸餾起來的量很大，純高粱蒸餾出來的量就比較少。

游：那純高粱初次蒸餾出來的酒會用來和加糖發酵的酒作勾兌嗎？

邱：那是以後搬到上面酒廠的時候才有的。早期是分開的，固態發酵的純高粱蒸餾出來的是作大麴酒，它的品質好哇！它本身的原料的品質不一樣，所以品質好。那種液態發酵的說難聽一點，就是靠糖水發酵糖水做的。

游：糖加速它發酵，所以比較快。

邱：加糖的發酵只要一個禮拜，另外，它的量又大。以前我們只有二種名稱嘛，一種是普通的高粱酒，一種是大麴酒。後來大約在民國 50 年左右，普通的高粱酒在地區都沒什麼人要買，後來公賣局跟我們買了幾千斤散裝的，他們拉回去做「再製酒」用，例如泡藥酒，雙鹿五加皮、竹葉青等等。

游：所以那時候菸酒公賣局還幫了一些忙。

邱：是啊，金門當初也是這樣。因為一般人很少喝高粱酒，不愛喝。口感方面也不習慣。

游：大哥你在酒廠工作這麼久，你本身會喝酒嗎？

邱：早期會喝啊，退休以後慢慢就不喝了。我 91 年 4 月份滿 55 歲就退休了，現在根本就沒有喝了。香煙也不抽了，原先是有抽的，戒了 10 幾年了。

游：所以你現在看起來氣色比以前還要好呢，越來越健康了。

邱：就是瘦不拉攏的。

游：這樣身材才好，千金難買中年瘦，只要血糖控制好，瘦一點沒什麼，反而動作比較俐落。請問大哥你剛進去酒廠時的職務什麼？一下子就做行政工作嗎？

邱：沒有，一開始是「練習生」，講難聽一點就是小工友，打雜之類的。

游：那時候會進到廠房裡嗎？

邱：那時候我直接就在工廠裡面，我沒有進入辦公室的。

游：所以廠房裡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參與過。

邱：那是負責收瓶子。早期我們自己沒有瓶子，那時候沒有自己訂做的瓶子，都是收公賣局的瓶子，民眾收集了公賣局的瓶子，拿來酒廠賣，那時候都是靠人工清洗。還有在包裝部門，那時候純粹手工包裝的。

游：所以你在酒廠的資歷是很紮實的，因為你從生產線的每一步驟你都做到了。那後來才轉到行政工作。

邱：是，從打雜開始，然後，進入生產線作蒸餾酒的工作，液體發酵的工作，然後又調到包裝間，待的時間比較久，勾兌酒、包裝等等。

游：所以，你身上的技術含量也是非常高。

邱：隨著歲月久了，經歷久了，多少都會學到一點嘛。

游：那時候有哪些儀器可以針對品質上面作檢測？

邱：在下面(中興酒廠)的時候，根本就沒有。直到 59 年遷到新廠以後，才陸續陸續，慢慢增加一些設備，到半自動，逐年的投資下去採購設備。

游：所以當年酒廠遷移你也是參與規畫的人之一。

邱：那個時候是李定司令官，廠長是杜寶惠廠長，自 57 年開始規畫，58 年派一個工兵營，一個營駐在這裡蓋，蓋了一年，59 年雙十節就搬上去開始生產。那一年有三個慶典配合，除了酒廠，還有山隴的介壽堂開幕，第三個是「地區軍民運動大會」在現在的南竿機場，以前是阿兵哥的輕型航空機場。

游：那一年在裡面開運動大會？

邱：對，那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當天開幕，同時也把名稱改為「馬祖酒廠」。以前是「馬祖政委會中興酒廠」，搬上去以後就稱為「馬祖酒廠」。

游：馬祖酒廠民營化的時候你退休了嗎？

邱：民營化的時候我已經退休了。改「公司化」的時候，我還在。那是雙軌制，一個是公司制，一個是公務員制。公司成立是 88 年 8 月份，我記得是這樣。一個是馬祖酒廠實業有限公司，全部公股的，我們縣政府自己公股的，然後有董事會(任用人事)，另一邊我們原來是公務員的，像廠長、副廠長、科長、科員、技士、佐理員、會計主任、人事員等等，陸續到 95 年左右，那時我已經退休了，所有公務人員外調，才開始真正民營化，落實公司制度。詳細的時間我記不太清楚了。

游：大哥，我想請問你在酒廠工作的這麼長的時間裡，有沒有什麼是你回憶裡最

重要最難忘的部份？

邱：最重要的部份，應該是這樣，我從練習生、到技工、到額內雇員，額內雇員就是管理整個廠裡的事了，那時候應該是民國 64-65 年的時候，那時酒廠第一次增加了設備，例如蒸餾鍋加以改良，改用自動排水，還有最早酒醪是放在地上的，用人工翻鏟來冷卻，後來改「冷卻機」，用機器循環冷卻，現在若去廠房看，看到的那樣，這些都是 65 年左右去做的。還有，買一些簡易的檢驗設備，那時有位「生產科長」梁星能，金門人，他和我二個人，我們分別各五個月到「台大農化系釀造研究室」去實習一個月，去學習檢驗、做輔劑、雙質量測定等等，簡單的，基礎的。

游：雖然是簡易，但那是最必要的，當時沒辦法做到高階的，基礎的也是必要的。

邱：另外學會的是一種做紹興酒的酵母，現在我都記得很清楚，它的名稱是「S24」的酵母，拿回來自己製造酵母，專門用來做老酒的。做老酒前要先蒸飯，蒸飯前就把酵母分成一小杯一小杯的，再把它平均倒進(飯)裡面，第一個提高它發酵的程度，縮短它發酵的時間，第二個它促進充分發酵，充分發酵會讓酒精度提高。最早的手工時期老酒的酒精度只有 12 度左右，後來提高到 15 度以上。最早我們在下面(現在庫房)的時候，在罈子裡發酵，是用瓦片當罈蓋，蓋住罈子口，發酵時氣體產生之後氣體都跑光了，跑光了就影響酒精度啦。它因為，酒這個東西最簡單，它是由澱粉轉化為葡萄糖，然後葡萄糖產生酒精，它的過程是這樣子。

游：可見得馬祖酒廠的改變都在你手上經歷的。

邱：65 年左右擴建了一部份的廠，廠房共分為二次擴建的，70 幾年又擴建一次。不，共三次啦，最後一次是 78 年，擴建的就是後面現在靠馬路這邊，鐵皮屋頂的，都是 78 年擴建的，79 年行政區全部搬上去，最早是在下面那個水泥房子裡，就是那四層高的那棟。

游：大哥，那你是不是在復興村上班，看上了美麗的大嫂，才追求她成為太太？還是從小訂婚的？

邱：哈哈，她已經訂婚的了，後來退婚。我們是 53-54 年左右認識的，她退婚是在 57 年，我們在 58 年訂婚，59 年我們結婚。在一個單位幹幾年，從進門開始一直都在這個單位直到退休。

游：是啊，不容易，很有恒心的。

邱：年資深的有很多，有的幹了 50 幾年的都有，你說在一個單位待 40 幾年，從一而終的，不多呢。

游：是的，很少很少。

邱：我自己的想法很簡單，你在這個單位待久了，不管人事也好，什麼都熟，周邊人際關係都很穩定，你到一個新的單位，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對不對，你的業務方面、人際關係方面、長官部屬之間、同儕之間，整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反正(工作)都一樣，事情幹得順利都是很好。

游：大哥我還想請問一下，你們當年結婚的婚禮是用西式婚禮還是傳統的坐花轎結婚？

邱：那時候是用半西式的，那時(社會風氣)是剛剛轉換過來，那個時候現在的縣政府是鄉公所，那時還沒蓋現在的大樓，早期是鄉公所，是在鄉公所的禮堂裡面結婚的，然後酒席是辦在「寶島飯店」。早期酒席要辦三天，我那時只辦二天，一天是請同事、朋友、同學，一天是專門請親戚的。二天，20 桌。

游：大嫂一定覺得很可惜，沒有搭過花轎。

邱：不會啦，後我們那時候，大概 59 年開始就很少用花轎了。

游：我記得有一年有集團結婚，你不是參加集團結婚的？

邱：不是，我那時比較早，集團結婚晚一點才開始。

游：謝謝大哥今天接受我們訪談。

張金蓮、曹依嬌老太太訪談記錄文字稿

受訪者：張金蓮、曹依嬌

主訪者：游桂香

助訪者：鄭嬌英、劉梅玉、楊綏生

訪談日期：108 年 8 月 16 日下午

訪談地點：曹依嬌老太太家門前空地

游：(向張提問)依姆，妳也是牛角澳人嫁牛角澳的吧。

張：我娘家在那裡啊(手指向稍上方)。她娘奶以前在福沃嶺做園，我知道她(表示認識主訪者父母)。

游：妳們這個年齡層的人差不多都認識。

張：妳奶和我同歲。我都有去福沃，都會經過妳家。

游：我家下面是妳女兒金佃嫂的家。

張：那個依木嫂還在福沃嗎？

游：她不在馬祖，在台灣。

張：她人很好啊。

曹：我以前去福沃，大陸艦來的時候，去拾煤炭碎回來燒火。去福沃從小條那條路走下去，從妳厝邊兜走過。

張：煤炭碎拾回來用黃土調一下，曬乾來燒火。

游：調了黃土是比較經燒嗎？

張：嗯，以前還去拾牛屎回來燒火。

曹：黃土調一下做成一片片的曬乾，火起好了，把它一片片架進去燒。

張：以前沒柴燒，現在一山都是柴，没人要了。菅頭以前都被掘光了。

曹：草頭都掘光了。

張：現在一山都是，誰要？還最好有人砍掉。

游：依姆妳牛角澳嫁牛角澳，以前有坐轎嗎？

張：有！

游：這麼近也要坐轎？有沒有在村子裡繞一繞？

張：只有從那裡扛過來，(指其娘家)逛過店頭(街上)。

曹：有沒有被搖被擺？

張：有喔。金利扛轎搖擺啦。

游：以前人說扛轎要找結過婚的、生過兒子的才可以嗎？

曹、張：有，有，四個人，後生仔就可以。瘦瘦的也很重。

游：轎子就很重了。妳那時的轎子也是租的嗎？

張：轎子向兜隴依泰伯家租的。

游：那依泰伯家的轎子很早就有了。妳結婚時是民國幾年？

張：我 19 歲結婚。也不知道是幾年。

游：只要算金佃嫂年齡就可以算出來，金佃嫂今年 70 歲左右，那大約在民國 308-39 年，或是民國 40 年出生。

張：太久了不知道幾年，我父母早死，也沒去記幾年。

鄭：以前坐轎要用寶丸嗎？

張：寶丸是講放在新媳婦的旁邊，轎若碰到哪裡就捏一個。

游：這款是為了辟邪嗎？

曹：坐轎不可碰到，遇有碰到就要捏一個，以前這是意習上要這款。

張：現在人都是坐車了，誰還坐轎啊？我們那時只有轎子。

游：妳以前是做細作親的還是？

張：15 歲作親的。

游：15 歲作親，那時聘金很多喔？

張：哪裡很多，只有 2800，還不上 3000。

游：真的嗎？以前不都是聽人家說一歲 3000 塊呀？

曹：那是到尾後才這樣。

游：那是那時候大家都沒錢，給不起那麼高的聘金。

曹：我兒子五歲作親，一歲 2000 塊，後來先給女方家 1 萬錢，

張：我家依嫫(其女兒)作萬五(15000)。

游：(問曹)妳哪個小孩從小作親？

曹：朱祖生(訪談者的同學)。

游：朱祖生從小作親？後來有和作親這女孩結婚嗎？

曹：有。後來退婚了。後來錢有還回來。他們本來還想不還，我說餅都擔了(過了聘禮，擔餅禮)，多少要退一些錢。我們虧大了，還沒結婚，女方父親死掉，我兒子還當女婿，送「七紙」「藥師架」買灰給他們(馬祖傳統喪葬禮俗的一部份)，作光那晚還要去幫他們「添油撥火」(馬祖傳統喪葬禮俗中女婿的角色任務)。

張：你盤數(倒楣的意思)。

曹：不是盤數，那時女方還沒說要退婚啊，他們只有一個女兒，所以要女婿做這

事，我們也是禮數。

鄭：那也是做好心啊，有心意。

張：未討過來，我們都不能去。

游：人的姻緣緣份，跟他沒緣份就做不成老公婆。

曹：我兒子人很好，不調皮。

張：以前妳嬤生好多孩子。妳嬤人很好，她姐妹也很多個，她是最大的，再下來就是寶坤他奶，六間排、牛澳陂都有她的姐妹，上面那個脾氣壞。

曹：還好啦，妳說壞，我婆說都是好的。

游：依姆請問妳，以前結婚的紅襖紅褲是男方提供的嗎？

張：紅衫紅褲是自己辦親(嫁妝)的。男方有紅衫紅褲，租的。自家辦親有紅衫紅褲、綠衫綠褲。

曹：紅的一套、綠的一套。

游：是自己做的？還是央別人做？

張：買的，去店裡買的，也有買布回來請人做。

曹：有的是做的，請人「開剪」。肚兜什麼都要做，紅的、綠的。鞋子是買的，要買紅鞋。

游：到你們結婚時，紅鞋是從台灣來的了。

曹：我那時買的是布鞋，紅的布鞋。

游：最早時馬祖東西比較少，沒處買也很麻煩啊。牛角澳誰會做衣服？

張：也都是從大陸來的，以前有錨纜船，錨纜進錨纜出。

曹：布都是大陸那邊進來的。

游：牛角澳誰做錨纜？

曹：有喔，很多。

張：以前船都是泊在我們這裡，人家都說：七澳八澳不填得牛角澳(七澳八澳加起來都不如牛角澳一個澳)，以前珠螺人都擔柴到牛角澳來換，蝦鮮、魚、帶丑回去吃呢，珠螺、西尾人都是，現在「出窟出大螃蟹」現在那邊做發財了。

曹：以前錨纜來，樹仁(樹莓)啊、李啊，這麼大一個(手勢比出大小)，擺街下面賣。以前什麼都是這裡，鹽啦什麼的都是，所以說七澳八澳不添我牛角澳。

游：牛角澳是最大澳。

鄭：人最多，漁獲量又多。

張：青鯊釣若來，彼多少(很多很多的意思)？

曹：依慶厝後兜，船、錨纜做風颭時船都是泊在他後面，當變成地被他們都拿去

了。以前做(糸孟)開片岸，在伊什麼船，都是泊在那裡。

游：妳講以前有青鯊釣，是什麼人做啊？

張：是南人(閩南人)，上面那個依淡，還有秋花他依公他爹都是南人，青鯊釣若來，他們就很高興說我們青鯊釣來了，我們自家人(本家)來了。他們很「惡」(很兇的意思)，以前我們都被他們欺負得很厲害呢，很惡，講話又聽不來，噤哩呱啦的。人家如果看到青鯊釣又來了，都跑去躲呢。

鄭：就我家下面那一撮。

游：那有沒有看到他們釣了青鯊在這裡賣？

張：什麼青鯊？是人被稱作青鯊釣。

游：是人被稱作青鯊釣，不是他們真的是專門釣青鯊魚的？

曹：他們不是放釣的人，是人很惡，像青鯊一樣兇惡，被稱作青鯊釣。他們打人都打有快(很愛打人的意思)，今旦講話不順，一拳就打過去，這麼兇惡像青鯊。

張：福清下面的人都是啊。

游：我們以前到人說青鯊釣，以為是釣鯊魚的。

你們以前家裡都是做(糸孟)的嗎？

張：我厝是做(糸孟)的。

曹：我厝做(糸孟)後來有做，我爹去給人當「老大」(開船掌舵的人)，山隴人家做開片岸(遠海捕魚)，他去做「老大」。早上用米一「管」(早年軍中鳳梨罐頭空罐)平平的，魚一頭，煮了吃了，走去山隴，我爹說開片岸都在山隴做。

游：妳是牛角澳人，那妳先生是哪裡人？

曹：我先生是大陸人，琅岐人。他以前當兵，國民黨東海部隊，他爹他奶都沒有了，只有他一個人，他有很多錨纜，共產黨會清算他，他就逃走，加入東海部隊。

游：姓朱的在琅岐有個祠堂很大。朱，和鐵板朱金寶是一樣的琅岐人。

曹：他有問我，有沒有去過。我說去過幾十次，去都要給錢啊(給大陸親戚錢)。現在不是說「自家人」，是「錢」在做人，

游：琅岐現在很進步很發達了。

曹：有一間媽祖娘娘廟，位處很大，我的自家人都住在那裡，我(夫家)厝就在那裡旁邊。我們回去沒得拿回厝，被他們占了，我老公說沒有厝了，就叫我不再去了。他們不還我們，一點都不肯還，不必去了，去都花了很多錢。起祠堂也要出錢，還有會親，辦法給大家齊食。我嫂、我姐，仁貴等都有去過。

鄭：琅岐，陳善茂校長也是琅岐人，馬祖好多琅岐人。

曹：他們以前不知道我們也是琅岐姓朱的人。

游：妳先生在這裡當兵認識妳？

曹：人家介紹的。我是招親的。

游：但是你們家小孩都是姓朱，有沒姓曹？

曹：有啊，第二個男孩姓曹，因為以前說我們風水沒有很好，我爹不敢把孩子都改姓曹，後來給我嫂，仁貴他奶做義仔，才改過來姓曹。還不能改過來和我一樣姓曹，現在我準備去法院(經由法律程序)改過來和我姓曹。

游：原來妳兒子給妳哥哥，也就是孩子的舅舅收養，才姓了曹，現在要去法院聲明他是妳自己親生的，跟妳也是姓曹。

曹：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

游：應該可以，要去問看看。因為妳才是他的親生媽媽嘛，要改過來是妳生的。妳小孩幾個都結婚了吧？

曹：都結婚了。有一個大陸娶的生了一男一女，後來離婚了。

游：妳那樣招進，是算圓房？還是結婚還是什麼？妳這樣不用坐轎嘛。

曹：有，招親不用坐轎。討好好日子，我們家是討他進門的。

游：看了好日子，他過來妳們家這樣。有沒有辦酒給親戚們吃？

曹：沒有。他走過這裡來一下子就跑走了，我都還沒有看到他人啊。

游：哈，以前人害羞吧。

曹：是啊，他驚有味(害羞)！

游：那過了幾天再過來？

曹：結婚時才過。

陳(鄰居)：先呼底來(先叫進來)，等結婚時再正式進門。招親是這樣，招進來做「子」(當兒子)。

曹：當時有放了鞭炮。招親是我討老公(笑)，說了大家笑一下。

游：招親常見，我爹也是這樣。只是我以前沒有問是怎麼來怎麼去(儀式過程)，所以今天可以問一下，滿足好奇心。

陳：妳爹是給福沃的做子。

游：是啊，我爹和我奶姓有換過來，其實游是我奶的姓，我們都姓游。我爹是給福沃我公作子，所以我想知道和妳這情形是不是一樣。

曹：差一點，有不一樣。妳爹招進，改成妳奶的姓，我是還姓我爹的姓，他沒改姓。他大陸那邊公婆媽(祖先)很惡，有來討(後代)，原先不答應給他們，說我們都沒拜大陸的公婆媽，只拜馬祖曹姓公婆媽，平常做份歲(年節祭祖)也都有

幫他父母做了，我這邊(曹家)燒多少(紙箔)，他那邊也燒多少。如果他們再來解悶(打擾、作怪)我孫，我老二兒子姓曹，我孫也姓曹，我說如果再來解悶，我一條香都不給了。我做年做節都有幫他們燒了，兩邊公婆禡一起吃，都是自家的人，如果再來解悶，以後我就不插(不管)了。

游：妳有妳哥，為什麼妳會用招親的？

曹：我沒有我哥，我爹只生我一個。

游：妳剛才說妳哥仁貴。

曹：他是曹爾忠的爹，是我親叔伯的哥哥。我爹只生我一個，因為以前我奶很早就沒了，30 幾歲就沒了。以前人生病沒得治，就沒了。只有我一個小孩，我爹去幫人家討海做事情，沒做事情，也常常幫人，人家說：老頭啊，明天來幫我做什麼，他就去了，早上吃過飯就出門去幫人做事了。以前討海的都需要很多人力。我爹都答應，有時候別人先說了，但你比較急的就先幫你。都是回家吃飯，吃飽就出去幫人家，我說我爹都是「吃自己的，做別人事」。

游：做好心，做好事。

曹：後來做墓的時候圓領沒做，都是別人出意幫我們做，我們只請師父，其餘的都是自己出意來幫忙的，後來我說太多了，不需要這麼多人。

游：他以前幫過那麼多人，人家也回頭來幫忙。我小時候知道有一位「菜甫師」是替人補(糸孟)的，妳認識這個人嗎？

曹：上面那裡，秋花她依公啊。

游：哪一個秋花？

曹：在酒廠上班那個。在妳家下面(指鄭)那個。

鄭：她名叫秀花，她現在住在一號過來這邊。她在酒廠做，胖胖的那位。

曹：現在不太胖了。

游：這位菜甫師以前都去我家補(糸孟)。

鄭：他們住在我家下面。

張：這陣風透了，很涼了。妳有沒有車回去？

游：有，我有車。

張：妳厝在哪裡？

游：清水。

鄭：清水國宅。

曹：清水好，鐵板不好。隨便起在米庫(原物資處，現榮民之家)還比較好。

游：米庫那裡，是不是叫做「竹篙坪」的地方？

張：我們把那地方叫做「麻(貓)嶺(林)溪」，福澳裡上來左邊手透過我們都叫做「麻(貓)嶺(林)坑」。

游：我們叫那邊都叫「坑裡」，我家園很多在那邊。

張：我爹以前掘園，透過都叫「麻林坑」。

鄭：下雨了，真的下雨了。

曹：盪雨盪盪，黃蟬生卵。

游：妳剛才曬的草藥，是用來燒開水喝的嗎？

張：那是千面菊。以前田裡長的都是割回來給豬仔吃。

曹：是涼茶。

游：有一年我走過妳這裡，就看到妳曬了好多種草藥。

曹：我往年曬好多，像金銀花什麼的，今年都沒曬。

游：那邊牆上長著一粒一粒的(辟荔)，那個叫做什麼呢？

曹：那個呀，那個沒用處。

張：有人把它燉排骨吃啊，我有胆吃(不敢吃)。

游：那個馬祖話的名字是什麼呢？

張：那個叫做「薄片甲」。

曹：馬祖話說「薄片甲」，沒有用。有人拿去作「風藥」(預防、治療風濕)，我們都不用它。

(第二段)

游：妳在台灣的時候在哪裡？桃園嗎？

曹：有，我在台北市，忠孝東路，頂好那裡。

鄭：好繁華的那裡。

曹：我那時就是在那裡，租房子，睡得好辛苦哇！人家一個人睡一個床舖，我租2個床舖，幾個人睡？伢仔哥三個，最小的兒子兵還沒當沒地方上班，也住一起，沒地方上班，他爹罵他不去上班，當兵未當，人家不要啊。後來去當兵，是當三年的兵，妳說，生子生了當三年的兵，是不是家裡肚子都餓死了，自己餓死，父母也餓死啦(笑)。女兒二個，最小的那個和紫梅，本來在板橋讀書，後來也移到台北來，紫梅讀國中，妹妹讀小學。沒地方買課本，雨下得好大好大，風煞雷雨，從板橋搭車下來，搭到台北市買書，也許人家不知道哪裡買，我知道哪裡買，買了她們第二天去讀書。

游：妳看妳還說妳自己笨，妳一點都不笨，還很厲害呢，在台北市呢。

鄭：妳們是什麼時候搬去台灣的？

曹：民國 70 年搬去的。

游：是別人幫妳介紹那個地嗎？(做生意的地方)

曹：我自己有去看過。那時我先生還沒過世。後來他生病，我又要照顧他，又忙著做麵賣。我大女兒和她老公說：「最惜快是我媽媽，因為我們沒錢，我奶要去做生意，要買什麼東西，都是我奶去買。」家裡什麼沒有了，什麼東西都是我去買，伢仔哥他們也都不知道去哪裡買，都是我一個人跑這跑那。我在台北市做生意的。

游：忠孝東路頂好那一段很早就是繁華地段了。

曹：那旁邊有個「主婦商場」，忠孝東路過來一點，以前叫做復興南路。我租厝那個方，以前房子很矮，我在那裡住很多年，住了十多年，後來他們把厝討回去，我也不賣麵了，他們討回去拿去裝潢之後租給人家做生意。

鄭：那邊沒做之後就回馬祖嗎？

曹：沒有就回馬祖，到尾後才回來，我又去做水煎包又做幾年。

鄭：以後教我們做水煎包。

游：那時是做好推出去賣，還是怎麼樣？

曹：韭菜晚上洗好，包好放在冰箱，早上切，比較香，早上馬上切馬上做，如果是切好放在冰箱，第二天就不香了。我以前賣水煎包，客人都是排隊等著買，妳可問紫梅，這女孩子她不想做了。我有機器在攪拌，我們不是用做麵包的酵母粉，我們用另外一種。

紫梅(女兒)：做麵包、饅頭的酵母，要等它發酵，時間長，我們用塊狀的，馬上就可以用。

游：那個叫什麼呢？

曹：那個發酵起來麵粉不會酸。

紫：我們以前在頂好那邊做的時候，是向旁聽的麵包店買的，一般麵包店不會賣給你，外面也很難買，那個叫做「酵母塊」。

曹：它是一整塊，長長的。

紫：更好笑的，我都不知道我家以前是婦女會。最早的時候，我本來不曉得，是金蓮婆說的，我媽沒跟我們講，我們從小都不知道。

鄭：妳看，妳要導覽牛角的時候，如果不知道這些，能說什麼？那些導遊根本都不知道。

游：這房子有翻修過嗎？

紫：有，頂樓翻修。

鄭：有加高。我有在這裡睡覺過。我跟黃如琴做頭(五靈公排暝)，空檔時間很累了就過來睡覺。

紫：五靈公的廟是這個來的(手指旁邊一處頽屋)，不在金蓮婆家，後來她家蓋房子，神明說要搬上去，因為她房子比較大，才搬到她家的，原來的房子確實比較矮。

鄭：後來我們都是在她家擺暝的。

游：原來的房子是誰家？

曹：我叔叔厝，「仁家」厝。

紫：後來蓋大廟，神明才下去。

曹：她裡面還有(神像)啊。

鄭：蓋大廟以後，六間排的神明也都請下去了。

紫：神明(金身)是另外裝的(雕刻)，舊的神明還在她家。

游：以前舊的神像金身是土塑的還是木雕的！

曹：土塑的。

游：她現在會允許我們進去看，拍拍照片嗎？

曹：可以，等白天去照。

鄭：白天燒個香再去照相。

游：有空要多跟老人家聊天，把過去的事情問出來。

鄭：所以我們要問，做記錄，才知道過去的歷史，可以流傳下去。

游：當初為什麼選妳家做婦女會妳知道嗎？

紫：以前很多民宅都被拿來做單位，國軍來的時候，我家被當作婦女會，以前很多軍人單位都在民宅。像富哥(曹爾富)他老家也是，

曹：「三三八」做在「妹珠妹」(陳綺莊)家旁邊，破了的那一間，以前三三八處長就是住在那裡面。還有一位「老李」住在曹美國樓上。

紫：那裡還有黨徽在啊。那裡了也是三三八。

曹：東海部隊是住在陳綺莊上面，典火後面煮飯。

鄭：好多故事喔！很有得寫了。

游：以前的事情其實很重要的。

(第三段)

陳：以前很惜快啊。

游：是啊，前人很惜快，現在人太快(日子過得好)了，都不記得以前的事。

陳：以前這間厝快倒了，我(嫁)過來才做(修)的。請山隴「妹仔師」壘的牆。

游：這間厝是妳擴大的，以前只有一半大嗎？

陳：有，這牆就是到裡。這半片有我老倌二堵，我叔公二堵。彼半片是我伯公二堵。

紫：他們家一半，有三個人分這一半。另外一半，有五個人分。

陳：我老倌四個兄弟哥。

紫：他們本來各只有一張床，廚房共用，。

陳：耳聾我姆(兄之嫂)她後面只有二堵，「依滑」我婆搬到上面(手指房子後方)去，我伯公說她只有一堵，大家都搬走二三十年了，房子都是我做(修理)，錢花了七萬多，為了房子不會倒。

游：大家都有份的房子很麻煩的。

陳桂香老太太、陳綺莊老太訪談記錄

受訪者：陳桂香(95 歲)、陳綺莊(78 歲)

主訪者：游桂香

助訪者：鄭嬌英、劉梅玉

訪談日期：108 年 8 月 23 日下午

訪談地點：陳桂香婆婆家旁邊

游：依姆，妳今年幾歲了？

陳：今年 92 歲。

游：妳結婚多少年了，還記得嗎？

陳：我好像 17 歲結婚吧。

游：妳是做細做親的，還是後來才做親的？

陳：做細做親的。紅帖做親，有媒人說親。

游：是不是定時紙寫好，放在公婆馮神位下，三天都平靜都很好就合婚？

陳：正是，正是。

游：那時有誰會合婚(命理)？

陳：兜隴依泰，好像和妳還是自家人(本家)。

游：他是我伯。妳那時結婚是坐轎子過來的嗎？

陳：坐轎過來的。

游：轎子也是依泰伯家租的嗎？

陳：轎是前一晚從這邊迎過去(娘家山隴)，第二日把我扛過來。

游：扛轎的人是我們這邊請的人嗎？

陳：是他們男方這邊的人，是他們這邊叫了四個人過去。四個人都要很瀟灑的人(好看的人)，都要找這麼俊的人。

游：妳還記得是誰嗎？以前聽人家說都要找結過婚有生兒子的人，有這回事嗎？

陳：也有還未結婚的。那時其中一個是金華他爹，忘了什麼名字...

莊：名叫「依清」，人家叫他歟慈清。

陳：還有一個是「田芝」，搬去台灣了，還有誰，也忘了！這四個人前一天把轎子先抬過去我娘家，他們人回來，沒在那邊過夜，第二天再過去把新娘子扛過來。

莊：那天晚上，女孩子家要「作明鞋」。

陳：作明鞋時扛轎的人已經過來了。作明鞋還要哭。

游：那像是唱曲吧，喜事不算哭，那是不是捨不得女兒出嫁啊。

鄭：妳還會唱嗎？

陳：都忘了...

游：以前常聽人唱：妹呀妹，做人媳婦著聽人嘴...

陳：這基本上是娘奶唱的，妹呀妹，去人厝著聽人嘴，著聽孀婆姆孃的嘴；妹呀妹，叔公伯公行進妳行退，孀婆姆孃行進掬椅坐。這是以前人很嫩膩(注重禮節)，叔公伯公進去，妳就要退出來，不要理他(男女授受不親)，孀婆姆孃進來妳要搬椅子給她坐(才有禮貌)，以前規矩是這樣。曲有很多，但都不記得了。

游：女仔幫(女伴)有沒有哭什麼(詞)？

陳：女仔幫哭什麼？.....，這麼久了，記不得了...

游：妳看，我們都太晚和妳聊天了，以前就應該和妳常聊天...

陳：同桌讀書書朋友，同桌食酒腳踘幫，雙群雞仔拆去只剩單群陣，單陣雞仔伀合群。這是說原來都玩在一起的女仔幫，現在做媳婦去了，各人走各人的位處，就像單陣雞仔拆去伀合群了，沒法再在一起了。

游：依姑、阿姨等都哭些什麼(詞)？

陳：啊！不記得了，很多曲，不記得了。我為什麼不記得呢？以前做伀仔時有曲，過來這邊很惜快(生活很辛苦，沒有時間繼續唱)，曲都掉沒了，沒去想這些小時候(唱曲)的事情了，只想去做事情，孩子這麼多個。

鄭：沒心緒。

陳：對，就沒去想這些事情，所以都忘了。要慢慢去記。

游：所以我們要和妳聊天，讓妳慢慢的再記起來。妳 17 歲結婚，經歲生小孩！

陳：好像 19 歲生小孩。

游：曹堂生，我同學，他是第幾的？

陳：我寶玉最大，女孩，男生是曹爾思最大。前面三個女兒大，後面生四個兒子。跟妳同學的是男生老二。上次回來的是最小的，他爹老去(往生)4 天，我生他，他爹 9 月 16 老了，我 9 月 20 生這個尾仔，所以，他還不知道他爹生什麼樣子。

游：依伯老時是幾歲？

陳：他民國 53 年老去。這個尾仔沒有看過他爹生什麼樣子，他 16 老了，我 20 生尾仔，唉，好苦哇！

游：說起來，之前找瀟灑的人幫妳扛轎是對的，妳看妳生的兒子也都很瀟灑呢，

我同學曹堂生最帥。(轉移悲傷的情緒)

陳：以前找扛轎的人都要找瀟灑的，不只是我啲，別人女兒也是，我們澳裡都是找這幾個人扛轎，就是走出去中看的人。典應那個人，金華他爹、田芝，他們幾個都很瀟灑的。

游：妳嫁過來之後，這邊家裡是做什麼的，有沒有栽園還是討海？

陳：這邊山頂沒一點園，家裡什麼傢私都沒有，很惜快呀！剛才才攀講，在牛角澳，我最惜快了，

游：牛角澳人差不多都是打漁，都有園的，怎麼會沒有呢？

陳：依妹，我跟妳講，牛角澳有做糸孟的人都很快，我們沒底的人，沒有業產的人，沒有田園務的人，都很惜快！以前人沒地方賺錢啊，有人沒處賺錢啊！我去山頂去討柴，山頂光禿禿，沒處討柴，再說，澳尾那樣地方摺千把株蕃薯有什用呢？若到做風颳時就沒一粒了。所以說我們以前人真的很惜快，真的很痛苦！剛才在說，去討汫，討汫回來當飯，現在人討汫拿去賣，我們以前討汫，鐵釘菜拔回來，放在鍋裡烱，烱了吃了肚子痛，大便解不出來。

游：那種食物不消化。鐵釘菜是什麼呢！

陳：沒有油下去一起煮啊。海噹噹(海藻的一種)拔回來，也是沒有油來煮…，還有一種，到山上去拔「沙滑」(馬齒莧)，拔回來，也沒有油就放鼎裡煮，汁汁倒掉，葉子拿來吃，就是這樣度日子。

游：妳就是曾經這樣吃過(粗食)，現在身體才會這麼好。現在大陸人種植沙滑，一斤賣到十幾塊人民幣，是健康食品了。

陳：以前還有什麼…，講到還會傷心。

游：我們不要用來傷心，我們是在講故事，講以前那麼苦，日子都熬過來，現在人要惜福了。

陳：以前還有薯莢粕(薯莢的渣)，人家做看(糸孟)用的薯莢粕。

莊：薯莢粕吃起來很麻。

陳：薯莢粕拿去磨，沒有米摻進去喔，我們沒有米啊，磨好之後放在鍋裡炆，跟鼎邊炆一樣的，炆好來吃，哇！吃起來苦苦的，唉！很惜快。以前都是這樣吃的。

游：妳山隴外家那邊應該比較好吧？

陳：那邊也不好，也是很惜快，我爹以前，我聽人家講，他 16 歲在海灘礮石堆中跌倒了，礮石砑在腳的肉裡，瘡裡面(異物被人體組織包覆引起組織發炎致疾)，我爹變得沒法做事，我以前當女孩子的時候也是很惜快的，就是很惜快，才

做到這邊也是很惜快，就是說沒錢人的女兒嫁給人家也是很惜快。有錢的女孩子嫁給有錢人家，就不會惜快了。所以說，我這一個人痛苦過。山上的「野藁」（青苧麻）拔回來，在手裡搓搓，放鍋裡「落」（水裡氽燙過）一滾後拿來吃，沒有油啊，吃了之後胃痛。這些他們（陳綺莊）都知道。

鄭：它纖維很多。

陳：是說我不識字，我若識字，這些事情我可以寫好幾本書。

游：是啊，所以我們要和妳聊天就是這樣，因為過去的事情，現在年輕人不知道，他們都以為這個世界原本就是現在這樣款式（樣子）。

陳：要問老頑古（老人家）。

鄭：小孩子以為天生就是這樣的，有飯吃，有衣穿。

游：以前衣助也是很困難的。妳手裡有績績（紡紗織布）過嗎？有績線過嗎？

陳：有喔，大陸來的藁（麻纖維線），很長很長，我們把它析成更細的，二條接上放在大腿上用手搓（把纖維捻緊）成為線，可以用來補衣服。還有呢，有做（糸孟）的人請我們績績，我們去績論斤的，一斤多少錢。績好後他們拿去蓬（紡）線，要拉去很遠（很長），再用紡車捲一點一點收回來，他們拿去織繒織（糸孟）。

游：我們這邊有人會織繒呢？

陳：有，有，有人。

游：是我們自己本地人？還是從大陸請來的人？

陳：我們這裡人去大陸學出來的。本地人做（糸孟），山隴很多人做（糸孟），就教我們補（糸孟）、織（糸孟），一般人家都會織。為什麼會織？山隴「痞巴」（陳嬌妹先生）他爹做（糸孟），我們做小孩時，很惜快，就去幫他織（糸孟），織繒織（糸孟）我們從小都會。結那個「誌」（魚網上的記號）也會，牽線，一天牽到晚，都牽到好遠去，紡車轉轉轉，都是大陸買的藁。

游：我們這裡沒種藁？

陳：我們這裡沒有種。

游：我們這邊不是也有很多野藁（青苧麻）？那個不用嗎？

陳：野藁也可以析，析出來（的纖維）拿去漂（浸水後清洗），作藁。歷史下來，這個知道。線弄好後要拿去染，女孩子辦親（辦嫁妝）有很多色的藁線，白的、紅的，各色的，它有這麼長（雙臂伸出的長度），把它纏纏成一小卷，用來辦親，女孩子以後用來補衣服什麼的，也有自己做衣服的。

游：以前的布也大陸來的嗎？

陳：是的，大陸來的。我們以前都是很惜快的人，一件衣服都破到什麼樣子去，

千補萬補，補到一蹋糊塗，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衣服，以前補好的衣服，穿去山上工作，吸了汗水又破了。

游：以前的布料有硬(不耐)，容易破。

陳：一方面沒硬，一方面吸汗，生蝨母(衛生條件差的情況下長蝨子)生得又多，頭髮上也是長蝨母。

莊：蝨母你們知道嗎？

游：知道喔，我們很小時候頭上也長過。

陳：蝨母生得多，為什麼呢？厚汗，也就是很骯髒，沒像現在每天洗澡，也沒衣服換。洗頭用什麼洗呢？用大陸來的「籬」(皂樹做的劣質肥皂)，敲下一點，燒好熱水用來洗頭。籬，那個用來「透魚」(毒魚)的籬，黑黑的，一塊這麼大(用手比出大小，約 10 公分見方)。沒錢買，有錢時去向人家買一點點回來洗頭。

莊：洗衣服也用。

陳：說到洗衣服，還想起，我那時沒錢買籬，成成伯厝在這裡(手指其坐處後方)，說出來不好聽。

鄭、游：不會啦，這都過去的事了。

陳：(笑)以前沒有糞池(廁所)，用尿壺，現在清水展覽那裡(文物館)還有。尿溺在尿壺裡，跟他講，你這尿不要倒掉，給我。因為較厚的衣服沒肥皂洗，衣服洗不乾淨，就把衣服用水浸濕，再把尿倒進去放在那裡「熟」(浸)。起碼要熟廿分鐘，哈，從前沒有手錶，也不知道熟幾分鐘，熟有些久之後拿去洗。以前大家都是這樣洗，沒有胰皂(肥皂)啊。

游：我以前聽我嬤說過，用燒飯的草灰泡水，用那水來泡衣服，你們有這樣用嗎？

陳：我們沒用這個，我們是用尿水。以前這裡有溪(手指依嬤的店旁邊)，有水，洗的時候水是流動的流走了，不會臭。流動的水會漂得乾乾淨淨，以前這裡就是大溪。

游：溪水是從哪裡流下來的，是從議會那邊嗎？

陳：對，沒錯，是從(以前的)衛生院那裡流下來的，下面是大溪，這裡也是啊(指其面前)，我們洗衣服都是放這裡洗，水很清，洗出來的髒的就被流走了。(衣服)放在鼻子聞看看，若不會臭，就是洗乾淨了。

游：妳剛才說的籬，台灣話也是講「茶籬」，應該就是同一種東西。妳知道那是什麼做的嗎？

鄭：那東西洗起來有泡泡嗎？

陳：有泡泡，抹在頭上這樣洗洗。

游：你們以前都梳髮髻，頭髮都很長。

陳：是啊，以前頭髮很長啊(左手放左後腰際表示長度)。去山上工作後，(亂得)不像人形，風一吹…，沒有髮油抹啊。洗過之後，蓬鬆的，很驚人的，以前不像人形啊！頭髮沒油抹，就把它扭扭後(用簪)插進去(固定住)。不像人形啊！沒鞋子穿，褪赤腳，衣服又沒得穿(好的)，褲子穿的都是七補八補的，整天鋤頭扛一把，鐮又拿一把，穿山槓拿一把，好驚人的，以前人好驚人，不像人。冬天，面都迸成里里花花(臉部皮膚龜裂)，每天去山上做，風一吹臉都裂開了。不是在電視上有看過嗎？不知道什麼方的人，就是這樣臉的皮膚都裂開的，我們這像那樣。這問她(手指陳綺莊)都知道的。大過 70 上歲(超過 70 歲)的人都知道。

游：這位依姆和妳差幾歲？

莊：差了一廿歲(十幾二十歲)。我今年 78 歲。

陳：我以前自己會辦草鞋，草捻捻用來辦草鞋，去討汫時候都是穿草鞋，這自己會辦才有得穿，不然哪裡有什麼鞋子可以穿？哪裡有拖鞋、鞋子可穿？好惜快呀！

鄭：什麼都要自己想辦法。

游：後來你們家孩子讀書時，你們這裡就有學校了吧？

陳：說到以前小孩讀書，也說不完。以前養豬，養了三四頭，豬仔先押在人家那裡殺豬的人那裡，錢借回來給小孩報名(註冊)，等到豬養到多大時豬給他拿去剖，養到豬出欄時(可殺時)沒一片錢了，因為錢先拿回來用掉了。小孩報名、糴米都用掉了。以前沒錢人，一斤米都沒有地方來。

游：以前養豬，豬也沒東西吃啊。

陳：豬吃什麼？到山上拔草(野菜)，豬菜拔回來切切給豬吃，後來到了這裡有酒廠的時候，去酒廠擔酒渣回來給豬吃。還有就是國軍來了之後，人們到兵營擔「饋」(餵水)給豬吃，加上雜米粕(高粱酒渣)，但我們以前沒有這些，都是去山上拔豬菜給豬吃。

游：我小時候都還有去拔豬菜過，我家豬母豬仔養了十多頭。

陳：都要去山上拔，而且還沒處拔。以前做豬也是很惜快，剖了之後沒什麼東西，沒油，沒東西吃嘛。剖豬的人，豬桶，他們說你這些豬沒東西吃，不肥，他還不要呢。

游：以前洗碗的水都不捨得倒掉呢。

陳：不捨得倒掉，要留著討饌豬仔吃。問各人都知道啊。到小孩讀書這時，小孩也是很惜快，報名時...(搖頭，哽咽)

莊：以前報名才廿塊錢。

游：以前廿塊錢就好大了呀。

陳：報名，營養午餐，都要去豬桶那裡借錢，小孩才有辦法繳錢，沒錢拿去，老師還要打人呀，「你這時還未繳錢」，「我媽沒錢」。

游：所以鳳金是妳第幾個小孩？

陳：鳳金第二，最大的是寶玉，在台灣。

游：鳳金從小送去作媳婦仔？

陳：是，沒東西吃啊(只好送給人家養)，就是這樣，她後來怪我把她送給人家。還好給人做媳婦仔，若在家裡，早就餓死了。

游：她不會怪妳的啦，只是這樣講講，妳女婿宜水對妳很好哇，很疼妳的，總是說我丈奶、我丈奶的。

陳：我女婿真的很好。我栽園，沒辦法(在家裡顧小孩)，是不是一定要把她送人，又沒有東西吃，叫我一個人怎麼辦呢？只好要送人啊。

游：後來妳幾個小孩都做得很好，書也讀得很好。

陳：我們小孩知道我以前那麼惜快，所以小孩都很識勢(懂事)，這麼多個小孩也沒嫌飯也沒嫌配(菜)。以前，紅糟，紅糟還沒錢買呢，紅糟拿去燉臭蕃薯米，小孩用筷子「督」(沾)一下，督一下，我還要說，小孩，少督兩下，剩一點下一頓再配。以前人說「鹹土加薑難度日，寸寸燈芯滴滴油」，說的就是我了。鹹土就是粗鹽，鹹土加薑就是鹽了，寸寸燈心，以前用燈芯草，很細，就這麼長，放在燈盞裡，一點一點撥著撥著，只有一點點光，沒錢買油啊，寸寸燈芯滴滴油，一寸的燈芯啊，只用滴滴的油，好苦啊。

游：那妳們做月利呢？

陳：做月利也是很惜快，沒東西吃呀！依妹呀！我們做月利連蕃薯米都沒得吃啊！以前人家做月利要有蛋，煮蛋酒，有錢人也只有吃十幾天，我這什麼都沒有的人，連蛋酒都沒食。

莊：做月利吃「鹹帶丑」(鹽醃的小幼帶魚)。

陳：人家沒東西吃，至少也吃了幾天蛋酒，我都没吃。我生最大的女兒時，我爹我奶厝裡也很惜快，自己家裡雞生的蛋也拿了二十個過來，他們拿蛋過來，我家還沒油呢，還要把蛋賣了。這下面有一位「銀仁妹依婆」在賣油炸鬼、馬耳，我還要把蛋拿去跟她換蕃薯米，二十個蛋拿十個去和她換蕃薯米回來

給家裡一起吃。我奶拿了三隻雞過來，還要拿去跟別人換蕃薯米回來吃，很惜快，很惜快！生了這麼多個孩子，我奶那邊拿了一點東西過來，還要去換蕃薯米回來，全家一齊吃。

生這尾仔時，他爸爸老了這就不用說(有多苦了)。彼面山的「依乖婆」103 歲那位，依蘭她依嬭，前二年還回來，她還記得，來這裡看我，她說：振嫂，我記得妳，妳生的那個尾仔，現在做得如何了？我那時拿 10 個蛋，10 紮細麵給妳做月利吃，妳尾仔現在做得如何？我非常感謝她，她在我做月利沒東西吃的時候拿了蛋和麵給我吃，我一輩子記在心裡。問我尾仔，我就跟她說了，她說，有聽說振嫂尾仔做得很好，我也替妳歡喜，回來哪裡都還沒去，先來振嫂這裡看看，在我這裡起碼攀講一點鐘。(哽咽)我很感謝她，她回來就問尾仔的事。

游：她最關心尾仔，那時他爹剛過世。

陳：她拿了 10 個蛋、10 紮麵給我，還關心小孩，我們小孩這麼乖，她也很歡喜。我也記得她一輩子，我也很歡喜。妹啊，我跟二位攀講，我以前那麼惜快，人家給我們東西，我都記得一輩子。所以我現在都和厝邊頭尾合好好的，都是記得以前我惜快。

游：現在很快了(生活過得很好了)。

陳：(笑)現在也不是很快，是有飯吃、有衣穿…，小孩也都做得不錯，心裡歡喜。所以衛生局的科長來這裡攀講，送生日都會下來這裡，她問我為什麼腦筋這麼開(想得開，豁達)，我說我也不是腦開通，小孩乖，就沒有煩惱，小孩若不乖，我做父母的會煩惱，就不開心。

游：正是這樣！正是這樣。

陳：我這樣和她講。小孩乖我就放心沒煩惱，如果小孩這個不像裝(不像話)、那個不像裝，大人心裡每天都是操煩的。

游：妳家小孩都做得很好很好。

陳：就是說彼時刻，小孩乖一點，我也不要想太多事。

游：對啊，我們埋頭苦幹，賺錢，把孩子養大，平安就沒錯了。

陳：小孩家庭、腳手力健就好了。小孩乖會同情爸奶惜快，他自己也知道惜快，所以卜孩也都很乖。

游：妳家曹堂生從小就很乖，我們當同學時，別的同学調皮搗蛋，他不會。

陳：我這幾個小孩菸不食酒不食，也都很聽話。我尾仔回來很少出去，同學有來找他就找，沒來找他都沒出去，他話我做伢仔時候惜快，別人有錢人家的仔，

東西買了還故意拿到他面前「比霸」(炫耀)，他說我已經退二步了，人家反而更靠近說我有東西吃、我有東西吃，。他說我們不要去記從前，如果記從前很惜快。這是我尾仔自己這樣攀講的。

鄭：他會道奶娘以前很惜快。

游：他自己會曉想(懂事)，自己就會努力上進。依姆我很好奇，妳大兒子名叫「曹爾思」(前莒光鄉長)是「爾」字行第，為什麼曹堂生名字不是爾字輩？

陳：以前取名都亂名的(小名、乳名)，讀書的時候學堂名字改成曹爾思。

游：他的讀書名有改過來，只有他照行第取名，其他沒有改過來。

陳：這裡有一位「秋官」，那時他做老師，曹爾思名字是他改取的。後來他好像做什麼國中校長。從前人的名字都是亂名，什麼「豬屎」「犬屎」的亂名。珠螺人有名叫豬屎、貓屎、犬屎什麼的，他們是「罕仔」(獨生仔)。

游：妳嫁過來時大家、佬官(婆婆、公公)還在嗎？

陳：我嫁過來時我「娘」(婆婆)還在，我娘民國 39 年 9 月 18 老了。我娘以前也是很惜快，腳纏成這麼短(以手勢比出大小)。

游：纏腳就無法做事情了。

陳：我娘以前也是惜快！我先生食鴉片，賭錢、食酒，加上家裡又沒東西(資產)，所以我特別惜快。鴉片都要用賒的，酒也賒的，他病了二年多，民國 53 年過世，那時衛生院在上面，那時沒有錢，人家又來討鴉片數(欠帳)，我都有承認，那時是講穀的(金錢以穀計價)，老蛇梅，依圭他爹那裡欠了 60 担，嫩妹她佬倌欠了 40 担，以前鴉片館開在這裡。那時鴉片數，講穀還了百多担。酒錢，那時麻面舅店開在上面，還了 5 担，聯珠這裡還了 3 担，六嫂聯壁厝裡看他食酒不好，不賒給他，就是沒欠他。下面乞食仔的還了 5 担。這樣他老去，就穀就還了百多担，慢慢還，豬仔養著，自己去山上擔瓶瓶，檢酒瓶賣給酒廠，就這樣慢慢還哪！這麼惜快，所以做我的仔這麼惜快。依妹，我自家惜怪還沒要緊，做我的孩子更是惜快！(哽咽)

游：但是人若受苦過，大的時候就會想(懂事)，所以妳小孩後來都做得特別好。

鄭：不用教他他都會想。

陳：我做爸奶惜快，做我孩子更惜快，沒得吃，沒得穿啊！以前去讀書要從這裡走去，以前沒錢買書包，後來用破衫做了書包給孩子裝書，他們放學回來把書包掛在東柱上，(哽咽)隔壁依婆說這二個兄弟哥書包掛著，手牽手又出去了，一定是家裡又沒有東西煮了。就問「依弟，是不是今旦家裡沒東西煮了？」小孩都很懂事，放齋回來手先摸一摸灶看看熱不熱，還不敢去翻鼎面(鍋蓋)，

摸到的灶是熱的，表示今天家裡有蕃薯米煮，灶如果不是熱的，表示沒東西吃，兄弟倆手牽著又出去了。(哽咽)這款惜快呀！若要說是說不完的。

游：(轉換情緒)妳和剛剛旁邊這位有沒有親戚關係呢？

陳：她家住上面，我和她很少一堆啦，一兩下知道她啦(偶而一起稍微認識)。她家裡以前大家、佬官家裡有園栽蕃薯，還有蕃薯米吃，只是說沒得賺錢。

游：沒錢有東西就對了。

陳：到了國軍來這邊時，聯玉做村長了(村長管村莊米糧)，問他賒 30 斤米，他說賒給你要去哪裡拿錢呢？所以沒米煮飯食，這問曹爾思都知道。那時有多惜快，依妹妳知道嗎？我一個人怎麼惜快，伢仔哥更惜快。伢仔哥餓大、寒大的。

游：現在苦盡甘來了，依姆，現在過好日子了。

鄭：聽妳這樣講，若是我們，一日都過不下去。

陳：很惜快，沒好過，自己都看伢仔就啼，看伢仔就啼。

游：妳外家那邊有沒有幫忙一些呢？妳哥那邊？

陳：我哥那邊也是很惜快。他一家也七八個人，只看我哥一個人(賺錢養家)，我娘家也是很惜快，昨天金利(侄兒)還在這裡攀講，他讀書時也是這樣紅糟督著配飯，現在他們這幾個小孩做到這樣都算是很好了。

游：他們一家人現在也做得很好了。

陳：我們沒家底的人都苦。所以說我從來沒去哪裡玩，我這些伢仔也都不會去哪裡玩，以前有的小孩會去看人吃東西，我小孩都不會，我們做大人都有教。現在自家生活有得過，伢仔也乖，就會愛跟人做厝邊。

游：對，現在有閒跟人家做朋友。

鄭：歡喜啊，跟人家分。

陳：現在跟人家做厝邊，心裡很歡喜。但別人各人各人心理和我又不一樣。

游：依姆人緣很好哇。

鄭：依姆沒讀過書，但她很優雅。

游：對呀，說的話都很在理。

陳：依妹，我的意思是現在苦日子都過去了，伢仔也都很好，我們也不必再那麼痛苦了，能做到這樣很歡喜了，做人只有幾十年世事。

游：對！苦的日子都過去了，現在是開心的生活了。

依姆，妳家和這裡哪一家比較親？

陳：和曹爾嵐，做村長的這一家最親，他爹和我先生親兄弟，我伯以前是補(糸孟)，也是很惜快啊，他們在(厝的)這片住，我在那片住，這裡面二家住。我

姆他們搬去台灣四上五十年(40-50 年)了，這二年又搬回來了。我伯名嫩嫩，我先生名振振，我伯會補(糸孟)，生活比我會好一點，我伯人也很好。

游：妳說這裡是溪從這邊下去，這兩邊的房子原先就有的嗎？

陳：以前這裡都是溪，這條溪從哪裡來知道嗎？在妳家(楊綏生家)那裡來，陳復國那裡有水井的旁邊，從那裡有溝流下來的。

鄭：那裡有泉源，下雨的時候，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陳：這條溝流下來，原來(溝面)就是這麼寬了，這裡都是水，我們走路沒從這裡走的，我的豬欄就在這下方(手指現在小厝)，這間(依嬾的店)以前只有一點點大，這條(現在的階梯)是溝，架了一條跳板供走路，這裡都是溝，更下面一點是大溪，很大很大的溪，洗衣服都是在下面洗，這條溝透到沙塘下(沙灘)，沙塘下蹄蹄厝(曹志勇家)，船開得過去，做風颭時船都是擱上面。(溪面開闊)船二條可以駛過去。這條溪是從衛生院那裡透下來的。

游：所以牛角有二條泉源下來。

陳：那邊還有一條溝是從摩天嶺下來的。

游：那邊也有水？

陳：四處都是溝，沒有路。

鄭：這個山很多水的，馬路開過去，全部切斷了。

陳：以前只有這邊(大澳)一條路，還有那邊一條路仔，人家做糸孟，去江都是這裡(路仔)走。還有彼面山一條路而已，以前都沒有路。以前牛角澳沒路都是溝。這條路(指眼前的路)誰做的知道嗎？曹以雄(當議員時)做的，他頭年選上議員，他在這裡(指依嬾的店)，這裡是我的豬欄，這幾間都我的豬欄。

游：所以妳以前的豬欄就是搭在溪邊了。

陳：對！對！對！以雄還沒選之前，讓我把豬欄給他，以前豬欄沒有這麼高啊，是豬欄不是厝，以雄剛搬回來開怪手過生活，想要一個地方，後來我把豬移到另一邊去，我養的 40 幾隻豬全部移到那邊去，這裡就給他用。有一次我家老二回來，同學一起吃飯，以雄和堂生說：我跌倒了，你媽把我扶起來。後來他選上了，路慢慢做起來了。

游：他也很記情，都會記得(妳幫過他)。

陳：後來這一帶厝全部拿去起(蓋房子)。

游：你看豬欄變成厝！

陳：從來以雄又搬到那邊(指依嬾的店老店)去。

游：以前那房子住很多人吧？

陳：那間起佃厝以前住好多人呀！那時沒人住被以雄拿去做(修復)，現在那厝也塌了。

游：好可惜，以前把它做後好好的。

陳：那時以雄幫他們做得很好很俊，生意也很好，洗東西都是我過去幫他洗，王花俤他奶住這裡，也都是過去幫忙做。這裡都是以雄做的。

游：也是應該，替自己鄉里服務是應該的。就是從他手裡牛角澳才越來越好啦。

陳：都是以雄手裡，還有(指鄭嬌英)妳先生(楊綏生)手裡做很多事，才把牛角澳捧起來。那時還有人罵以雄「做死事」。

游：做事情很難讓所有的人都滿意的。

陳：你們一起到我家坐坐吧？

游、鄭：謝謝了，不坐了，妳也要煮晚飯了。謝謝妳們和我們聊天。